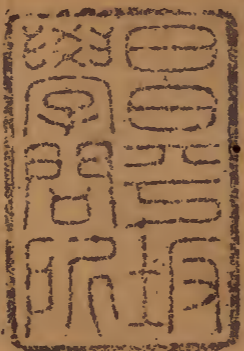


春秋

訓熊
解氏

坤



漢書門類	八	四	六	號
函	一	四	六	架
冊	一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四	六	號
函	一	四	六	架	冊
冊	一	〇	〇	冊	冊

五經訓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46
冊數	10 (10)
函號	275 249



齊魯
銅

公即位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其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四國伐鄭惡大和鄭伐宋惡小救鄭美小
遂救許美大盟鄭立盟平立同句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復有不嫌於同者焉
異詞者恐人昧其輕重之等也不嫌同者為
人心自有是非之公也

遂逐女
望國越礼面婚惡自見矣

春秋訓解 合五經

春秋訓解卷之三

淺草文庫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即位而不可討賊是亦聞乎弒
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

著其自立之罪
○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未暮年遣卿
逆女者蓋仲遂

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齊討故結昏
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
不顧也不符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
夫人與有罪故不氏敬
嬴納婦妾母當國也

卷三 宣公

婦姜至
經敗夫人越礼尤顯姜母之罪焉。

行父如齊

直紀內卿之奉使謀國之誤見矣。
諸侯立卿四句最重。正見其有討賊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謀國如此。雖指上納賂請會。朕意重不能討上。

放甲 侵崇

伯臣上侵之志。於用刑用兵而見焉。
放傳云。其志固形于此。侵傳云。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重趙盾上。

平州

經于內君定位之好。變文以治党焉。
魯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發明党之無益。而惡党始。若泛說党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逆如齊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亦專權之戒也。

不重責遂只著其始終成逆謀之實。以戒世上。

平州 濟西

春秋誅惡之法。而變文以治其党焉。
首與會。正是利其惡而助之。宜以會為案。以貪利為斷。混作。收二書法。

侵陳宋 盾救陳 棊林伐

正二國非義之罪。而伯兵有名矣。
以首比為主。下二比俱根上來。傳中既正耿后字。須挑別明白。

棊林伐鄭

經紀伯兵討貳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二意俱在書法上做。以晉師。即趙盾所帥救陳之師。諸侯往會之。于棊林。以伐鄭也。微字。就稱謂上論。非取民有眾之說。謹。札于微。謂謹君臣之礼。於書法細微之際也。笑盾處。根鄭之附夷來。笑其討罪。非笑其功。

下書會平州。取濟西。則知其如齊納賂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行父如齊。納賂謀會也。謀國不請于司寇。而擅放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河曲之戰。虜車駢之謀者。趙穿也。甲父不過呼於軍門耳。而獨放之。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地。會于成上。侵為後戒也。

以定公位是欲在魯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

○公子遂如齊。

如齊拜成。雖削之。可孤也。又再書於策者。著其始終成就。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人致。魯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

秋 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穆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以晉不討宋而背之是矣。乃受盟于楚。亟病中國。何義乎。書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附夷而侵陳。晉能救之。則存夏攘夷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傳稱救陳宋。

刑 柰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

經不書宋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序。今若書救宋。則典矣。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書地則著其美也。

師于棊林伐鄭。

列諸侯於帥師之下。而上又。可為訓。故曰會晉師。乃謹禮於微之意也。

侵崇

伯國求成非道。而逆臣之心可推矣。
此傳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
露上。只從謀之迂。以推其心之逆。朕亦胡氏
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朕字可見。

晉宋伐鄭

伯主借有罪以討貳。庚王法矣。
全以聖人之王法發揮。說透法不赦宋。而晉
瑕自見。曰。以燕伐燕。曰。殺罪致討。可見。

大棘敗獲

經寺師於將。王道也。
人以將尊。多重之。師卑。多輕之。故聖人立輕
重之。權衡。以示策重之義。大棘此傳為師之
當重而獲。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后又以元
帥發門而解。曰。行師而言云。蓋衆為邦

書傳見所以求成者非其甚道

崇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

與國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託
於伐國。以用其衆。而盾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宋人弒君而晉與之合兵。
伐鄭故稱人。貶之也。貶而

書伐者若日。聲罪致討。而
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甲寅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既書師敗

見獲者將尊。師衆並書於策。示人君不。秦
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秦

本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則以其為三
軍司令之故。而非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
為師也。

秦師伐晉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之意也。
與侵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
而益驗其情耳。其寔即求成而侵。與其情便
見。穿盾低昂。渾講。源就情見上。發上侵之意。
上字。即二情字。與上傳逆心上字。志同志字
相照。

四國侵鄭

即伯兵之不就。可為不正本者戒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平就晉論。非兼楚說。故
下云。何畏乎楚。何避乎開。惟晉之理曲。而
不直。故楚雖不足畏。開雖不足避。而其帥
自老而不壯耳。傳何嘗云楚直而壯乎。避字
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
釋宋言。則為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為理

合五經

卷三

宣公

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

報北林之役

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績。又書將

秦

師伐晉。以報崇也。遂鬪焦。秦人與師。而報晉

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者。也。至是而穿

盾之情見矣。故書伐晉。不書鬪焦。所以誅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晉主夏盟。盾既當

畏乎楚。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晉惟取賂

釋宋。而不討其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趙穿手弒其

於盾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

盾亡不越境。及不討賊也

宣公

曲亦須極大棘來。

乃不郊。望國意在舉祀廢王禮矣。

猶三望。

望國舉不當為之祀越禮甚矣。此僖公傳無嘗得用重禮意。只重非主斷罪。

伐陸渾。

經志外夷相攻為王室慮也。謹華夷之辨。貶戎禁猾夏之階。貶楚。

伐陸渾。滅郟蓼。

春秋而志外夷相攻為王道世道慮焉。然以夷狄相攻。不志問起。上自窺周上看。下自將為中國憂上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三年。

為牛口傷牛又死乃不郊不然郊矣不登王喪而行郊禮故書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三望者祭泰山河海也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明矣而亦可以望乎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平聲。夷狄相攻。志何也。為陸渾遷王都則戎夏雜處。族類不及楚。又至洛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階。

夏楚人侵鄭。鄭以晉靈取賂釋賊而往從楚。非矣。今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而楚鄭皆晉故。

楚人侵鄭。

經予反正。故獨著猾夏者之罪焉。看成初立。句重看。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向楚背晉之心。此看足以自白。改轍最得其時。楚頑。侵掠之哉。直說予鄭不諱。須從書上淡。掃出。楚若楚罪。楚字有味。

宋師圍曹。

經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不責二族。不能討罪。只要點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起兵。然宋有不救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之曰。宋惟有不救云云。

平莒。鄭伐取。

觀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魯鄭有婚姻之好。其平莒未免有私。鄭之意。且挾齊為重。言所以不肯也。以利心而成。即利其婚姻之勝。所謂私係是也。非指取向。

顧侵之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與鄭伯之能反正也。

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于經。報武氏之亂也。

宋師圍曹。

武穆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圍曹。而經書之者。見宋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丙辰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齊魯大國。平郟莒小邦。而莒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失平怨之本。

秦伯稻卒。

耳故書取。以著其罪。

秋如齊至

望國恃利交危之道也。篡弑謀齊三句申說惟以篡弑謀之故賂以土地而不足不足以卑屈事之也。利交是奉句。利交指賂齊言奉字指卑屈言。

楚子伐鄭 襄公遣至有罪之國經所以爵之也。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教罪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意結借以需討賊之法。

如齊至

逆君婚大以恥辱經深惡其昧禮焉。只止公請婚便是辱自為之主特辱中枝葉耳。昧禮即前傳以篡弑云。前對利交言故曰義此對取辱言故曰禮其寔一也看欲人謹禮以定位句可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

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宣以卑屈事齊求安高固之事亦殆矣其致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襄公遣至有罪之國經所以爵之也。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教罪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意結借以需討賊之法。

書爵與之也。

丁巳五年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宣以周公之後逼強委禽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

叔孫得臣卒。

高固親來及馬叔姬逾時而行皆非禮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惠公許其臣恣行而莫不忘故書及書。○楚人伐鄭。與師動眾賊而來以著齊罪也。○楚人伐鄭。不討惟服鄭為事書人貶之也。

戊午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晉常救陳又與連兵今而即楚蓋亦自反可也。

經筆削伯國討賊之兵正其失盟主之道也。

高固逆 令弼 內君不能如自強之臣者歟于禮也。將子產形宣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禮非謂不能批禮以拜也。

高固叔姬來

經紀違禮之行而罪各有所歸焉。重齊惠高固失君臣之禮發。

楚人伐鄭五年

外夷不以討賊與師經所罪之也。見九年伐鄭傳玩與師動眾賊則不討云。即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須斟酌。

盾免侵

合五經

卷三 宣公

伯免侵公虐伐
伯免討賊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
上非義下合禮。

首免侵 叔弓圍費

經於討賊討殺之兵皆責之以自反焉。
上不反仁智下不反忠禮俱有筆削。

秋八月螽 比十五年多八月字

經紀望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前止有伐莒一事伐萊尚在後故曰善惡之
感萌於心云云言天人感應其幾甚微也玩
宣公不知之云全是要他今日戒心天變而
備德之意錢災意却輕曰兵煩故賊重不可
以兵賊分股。

良夫盟

現與國前定之盟而盟不足貴見矣

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傳意謂如此
而盟宜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事尚有何盟

足貴乎其寔黑壤非徯叛魯只此事以見盟
之無貴耳。

伐萊 公至 大旱

內外同雇小之師春秋詳示其凱馬。

伐萊 公至

內外連兵虐小不德甚矣。

此題時說俱主倒象尤無謂宜以公字至字
平重。

黑壤

春秋諱內君不直之存存臣禮也。

行有不慊即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杜
纂統又以賂免是驗其不直非以此為不直
也作文就書法上看全要發辨婉曲收書會
不書盟。

逐如齊復

合五經

卷三

宣公

遠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
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主盟之非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螽為穀災虐取
於民之效也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
事齊未與晉通必有疑

馬而衛侯任其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
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東方小國伐萊
齊志也故書會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
連兵恃強凌弱民以征役

怨谷感動天變
而旱乾作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 文衛侯 鄭伯 曹伯 文于

黑壤 書會不書盟見公不事盟主
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庚申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在黃乃復 禮祭
雍君命也 ○辛

已有事于大 音廟 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

卷三

宣公

大夫奉使之不終，冰臣即矣。

有事太廟，望國舉時祭，合乎禮之常矣。

猶釋去魯

經紀望國祀事之變，記其失遇臣之禮焉。
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於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去萬而用釋，是故知釋之不可矣。故字只作既字解。

晉狄伐秦

伯國皆以報怨，經罪其失職焉。

戒舒蓼

經志外愚可憂，示內治不可忽也。
將為中國憂，何重？與中國何？與向相應，正見不可無撥卻之謀，不必講如何以樣之。大要只是防之未朕，不可坐待其及耳。是時楚莊、勃伯叔敖已相。

春王正月如齊至九年
表望國之事大，而慢王自見矣。
以重子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揮，不必涉大夫聘。

茂如京

望國徐遣以聘王，罪自見矣。

傳宣公享國八年，于周終一往聘二句，亦須把事齊相形，與書法。

會扈伐陳

經紀兵好，于伯國之近，禮罪與國之昧義。
二意碎作，待而後伐，便見晉之有禮，待而後至，便見陳之昧義，都在一待字，結比傳按云，經所書者，于晉陳陳之詞也，可見。

萬入去籥。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 ○戊子，夫

人嬴氏薨。○晉師自狄伐秦。秦人之怨起自

責已可也。乃復與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

楚人滅舒蓼。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

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城平陽。晉。○楚師伐陳。陳及晉

陳取成而還

辛酉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當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此事可攷不待貶絕

而惡。○齊侯伐萊。齊亟伐萊，恃強凌弱

秋，取根牟。為內諱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齊

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在會諸侯以師聽命

林父伐陳
伯臣兼將以討二而與國味義之罪著矣。
兼將是事寔非書法可起不可收衆輯亦不
必多講。

宋人圍滕

大國乘變虐小不仁甚矣。
重伐喪上虐小只帶說。觀后傳刺伐喪也句
自明動大衆將大夫起就點破。

伐鄭缺救

經舉重以惡外暴于錄伯救可推也。
只就重兵凌夏新罪不必說無罪可討三年
之侵五年之伐當貫入以其罪重書法以書
爵為主而以書救作証。狀証處須重幾句。

而林父兼將之也晉王夏盟又嘗救陳。○辛
所宜與也而陳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滕既小
有喪而用兵革以圍之不
仁甚矣故稱人以貶之也。○楚子伐鄭晉

郤缺帥師救鄭。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
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陳殺其大夫洩

冶。洩治無罪而書各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
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
爲微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
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春如齊至

經畧詞以紀事大而益知慳分意矣。
春秋中有傳祭于此而意乃在彼者。此類是
也。傳中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句
非謂一是慢王一是貪利其罪有大小。觀前
傳每行必至使知慢王是通責如齊的但其
際有不同耳。湏味一際字。蓋九年如齊之後
即有幾如京之事。兩事相形顯狀事周不事
齊了。此正君臣名分相闕之際。故必書春王
正月以表之。今年如齊之事。歸田以爲私惠
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比關於名分之際者不
同。故雖不書月可也。

歸濟西 歸謹闡

春秋兩紀歸地。而独狀夫成惡者之意焉。
下比只借來形我字。書法重本比作。

經爲宗強者慮而辨之於早焉。
有寵句重看。崔宗因寵而強者也。狀不重責
惠公重垂戒上宗強從他出而能反。而能

壬戌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
書月歸田以爲私惠比於

君臣名分之際。○齊人歸我濟西田。此獨書
則大小不侔矣。○齊人歸我濟西田。我者乃
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
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元卒。○齊

崔氏出奔衛。宗疆於此舉氏辯之早也。○公

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天王之喪不奔欲行
郊禮而汲汲於奔齊

惠氏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
歸父會齊惠之葬不顧君臣上下之苛肆人

卷三 宣公

弒上見得

如齊五月至
詳望國事大而咎其慢王焉

宋師伐滕

經重討賊之義故致意于大國之虐小焉。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以下
明勝無罪正見當矜恤非二竟。

圍滕人伐滕師伐許秋伐許爵

經述紀西國之虐小殊詞而與各見焉。

下傳云前此鄭棄公伐許既伏之矣今悼公
又伐許乃復稱爵。

歸父如齊

齊庶勤事大之禮而內君慢王之罪見矣。
貴而有寵句重看。

四國伐鄭

伯國恃力爭貳春秋深責之也。
孔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看

欲滅天理而無忌憚○癸巳陳夏徵舒弒其

君平國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

脩身包容狂直開○六月宋師伐滕逆不能

納諫諍為心也○仲遂之子

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

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有闕而滕何尤焉故

特稱師以○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宣公

著其罪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

鄭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

之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豈其罪乎

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庸何

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

書○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用貴卿為主

矣○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將舉大眾出

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

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故特

書取繹以○大水○季孫行父如齊

罪之也○伐邾故

冬公孫歸父如齊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

安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

卷三 宣公

鎮撫字對爭字看鎮撫二字微別鎮者鎮服
其心使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
所感而悅服此題不空說個力爭全要本
楚未責焉發遂無愈意

王季聘

經紀王室禮重傷王靈之不極焉

伐邾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於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賊說重看將貴卿舉大眾二
句方見舉事之慎說不討賊不遂

行父如齊

望國亟于事大由昧為國之禮也

初聘邾故是兩個提頭齊侯嗣立至免於討
也都承此二句來蓋行父之行欲免弒君之
討也歸父之行欲免伐邾之討也理曲氣餒

合五經

一段乃抽出申言之非另一意備書者罪則
概結之也不知為國以禮雖指篡弑取邑言
狀不可執定不篡不取為禮須照為國以禮
若無憚於強活看垂行繼往字義須依貼發
出但作文不可以篡取對服須以篡為主申
入取方得

國佐聘

大國忘親而脩禮守身之本失矣。
速莫是已前事重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上
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

辰陵

春秋重討賊姑寬從夷之禁焉。

辰陵 圍鄭

經怒夫從夷猶夏者為大義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一以其前之能討。

伐鄭。楚子伐鄭稱爵直詞也若日以實屬辭
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
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癸亥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地 陳鄭背晉從楚盟
于辰陵而春秋書

之無貶詞者中國不能謀少西氏之逆而楚
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
○公孫歸父會齊侯伐莒。
莒恃道不事齊魯從齊伐之
之亡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

音地 中國有亂四鄰諸侯宜
請討矣魯方會齊伐莒

積函

伯主縱內亂而結外威不知類矣。
畧夷狄在不與會同上見惟中國為內故當
詳惟四夷為外故當畧晉畧所詳而詳所畧
故曰值須重發收直書會狄只提提。

入陳 圍蔡

經于討罪復仇者不計其貪與暴焉。

納寧行父

外夷與致亂之臣春秋可不與也。
書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
不是知而故納之但不能察其反戾耳。

圍鄭

經戒外夷虐賦之罪念其正倫之功也。
此題不可定講討賊如入陳服只在聖人取
大節道念楚功上空上幹旋發標上無天王

晉方求成于
狄不亦慎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經

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也討其賊
為義取其國為貪聖人重傷中國深美其有
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
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

二臣從君于昏宣淫於朝誅殺諫
臣使其君見殺楚莊不能殺又使

陳人用
之何哉

甲子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楚子

莊 圍鄭。楚入鄭而經止書
圍者諸侯弒君父

一段重看。即前傳傷中國意。圍鄭亦非小過。但對入陳為小正。須形容憑凌之罪極大。倒入未滅。方發得重大倫意出。玩傳雖如猶從字可見。

戰師 新集

春秋兩責主將。亦觀寡易爭之道也。晉師救鄭。而以晉主此戰何也。林父從獻子分惡之言。齊師侵屠。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良夫遠石稷還師之言。下以斷道伐齊對上入陳違鄭。

入陳 圍鄭 滅蕭

經不盡滅外夷之罪。以其假仁之不終也。此傳陳鄭平看。假於討賊。惡其貳已。都是不好。因其義重其情怒。都有可取處。故兩從末滅。今蕭非陳之罪。比。即或叛而伐服。而愈如治鄭故事。猶可乃云。云其志已盈。并其討陳怒鄭假仁之事。亦不終矣。雖欲赦可得乎。

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故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馬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滅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必不戰而使晉王之也。鄭地。

晉師敗績。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闔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林父乃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林父實自敗之耳。故稱師敗績。特以林父王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滅蕭。楚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滅蕭。楚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

清丘

列卿悞悞之信。失謀甚矣。昔同盟事。寔只稱人者。書法須重。楚楚乃能直。彼其謀之無益。強敵在前。而為此連雞之接。有同光。戲說曰。不滅孰大。當方公卿。參看罪歸諸侯。現為諸侯計者。云可見。人列卿所以人諸侯也。任賢備政。虛上說。

伐陳救陳

大國謀出於非義。春秋托詞以罪之也。以衛叛盟。問起倒宋非義。作而失謀。依傳且字。做一段于后。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得前云。陳可恤。正見宋非義。后云。意在責宋言。又有這個意思在。說透。陳未有罪。終見得宋是妄與。妄與便滋乱了。伐陳救陳。伐宋。圍宋。大國妄用兵以滋亂。失謀甚矣。只主謀國失。蓋下半傳。朕傳有且字。亦須根非義一句。

救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晉人宋人衛人。志同欲也。

人同盟于清丘。楚人憑陵中國甚矣。諸侯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可以保其國耳。乃刑牲歃血。要質。○宋鬼神。漸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

師伐陳。衛人救陳。楚討徵舒之亂。陳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自省。遽以大衆伐之。非義也。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

乙丑十有三年

春齊師頃伐莒。皆恃晉不事齊也。

楚子伐宋

外兵有詞。被之詞者非也。書爵。子楚。只借以形宋罪耳。急於伐陳。參看圖宋傳。輕舉失眾。勦民安動。方與上恤民。固本。云。相開。頑。可以待。教。一待字。當時宋即不待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而待之。此豈宜輕動時耶。恤民。云。正是待之七策。只不伐陳。宋為得策也。

清丘書八伐宋書爵

經紀兵信。有責列國之失。誅者有咎。大國之失策者。雖傳主比為諸侯計者。云。為宋計者。云。俱以楚強起。

晉侯伐鄭

春秋直紀伯兵。而根怨之失自見矣。全根戰。鄭來。須在此事。直書四字。上模擬。分板。講晉罪。當斯時。晉豈有義足以加鄭。豈

有罪足以致討。依此虛發。

楚子圍宋

經紀大國被兵。從其始謀之失焉。始字要痛發。側重伐陳。不可與清丘並看。規傳既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句可見。非恤惡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勦民說。非指救蕭也。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事之。取以証今日之為。責宋本比無書法。

會穀

禮移於大夫。不無慨於所自失矣。就此禮既失后。畫出一個禮不可失的。面來。若合符節。極妙。自失於天子時。豈知有此。特今日驗之耳。此通春秋發慨。不專指齊頃。臨父亦不必加駭。諸侯去天子甚近。別嫌明微。正在此。子以不別不明。便是乱了。自說經者立論。

歸父會宋。加圍宋。只照楚橫事字。知媚夷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畧矣。

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宜恤民固本。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書得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丙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孔達棄信以危社稷。故稱國以殺。而下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乃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服。者直書而義自見。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盟。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眾。又非。恤患之兵。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文。楚子不假道於宋。以起釁端。而

孟獻子謀。於宋以起釁端。而

不假道數句。正見楚橫當遠。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鄙。處發夷由北益盛。夏由此益衰。意經世之畧。直就長簡書三句上看。固圍殺接亦是下策。

宋楚平。一卿擅平。正以人臣之義焉。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明先道。不計其功。平功字相應。宜重。惟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罪也。

滅潞。書救。珍夷而恃仁義者。春秋責之。恤貳而合仁義者。春秋予之。

伐晉。遂人乘間以陵伯春。味深貶之也。自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畧狄。而窺其虛也。故貶而人之輔氏勝秦事。可作結。

無婁。即會禮專於大夫。而知辨之貴早矣。

會殺。會無婁。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根始失來。發而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殺。引無婁亦不可另作一頭。

初稅畝。經說壞祖制者。欲人君之務本也。

閭之陵蔑中華甚矣。魯乃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此事而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六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其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秦人相伐晉。次於輔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也。書王札子當上之詞也。矯王命以殺之也。而天上不能施。政刑矣。何以保其國乎。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諸侯與大夫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不能辨於早晚。雖欲正之。其將能乎。○初稅畝。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冬。緣生。急民事。謹天災。仁人。○饑。宣公煩於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倉廩匱。水旱螽緣。天降饑饉。無以振業。貧乏矣。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潞之其殘邑也。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戊辰。十有六年。黃帝定後者。去會也。上將王。其稱人。與詞也。

稅畝 丘甲 田賦
經內君變法以故弊見當務本也。
後二服不必太開只點在中渾發之。

戒甲
經于伯國殄夷而深貶其不仁焉。

宣榭火
春秋思王室之中興而于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而失其廟天所以戒王室之不復中興也春秋有望王室因天戒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鄭伯姬歸
經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大有年
以上瑞為異者自其致瑞者論也。

夏成周宣榭火
宣榭宣王廟也以宗廟之重故書
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
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

以見
戒乎

秋鄭伯姬來歸
出也
策所以正人倫之本
五谷大熟也

冬大有年
記異也宣公弑立水旱螽蟥饑饉相
繼而作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

以為
異乎

巳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葬而不月。○六月癸

卯日有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侯。穆。曹

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道。音道。書同盟志同欲

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秋公至自會。危齊今之見討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般卒。書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

庚午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頃不謹於禮自已致寇諸侯上卿皆執國命

取必於君以行克伐然欲之私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斷道
諸侯協遠之謀春秋著其同欲焉。
笑客事宜主設梁蓋四卿皆念不狃卻克也
傳曰諸侯者君為臣所取也玩左傳邾子
而請伐齊皆弗許固固遊歸遂會云云這
便識得列卿取必處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
語朕非有不得已向儘可玩。

晉衛伐齊
春秋紀兵交著昧禮違念者之罪焉。
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
見其取必于君也收不用許字。

歸父如晉

經紀望國脩禮責其失謀國之道焉
將宣公惟利是從意從過重歸父看傳中皆
齊是為事晉事晉是為謀去三桓故傳未到
重三桓說輕于背與國二句串下不知本只
頂謀大家味能成無悔意可見

歸父還奔

經表使臣之害因著逐使者之罪焉
以歸父志仁提越倒成公君臣死君志父作
總收一書法是時成公幼弱政在三家故傳
意結在當國者無君之心也勿以君臣平講
歸父還自晉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經予其志仁焉

無冰

經紀常煥之變謹微意也
其象已見即逐歸父一節便可知矣故當潤
陰云故字應字根已見字來重天人一理
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字指雨雹冰雪與
人微事小對看以為陰陽寒暑之偶或若微
而不足介意苟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
關於治亂者不啻巨矣每慎于微以無不悉
書言王事即調變之事

六月雨 無冰

春秋脩王事而並紀天道之順逆以見之焉
肅時雨若豫恒煥若勿作予儆責成看只依
悉書以謹微脩王事意哉

作丘甲

公伐杞 杞不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

鄆子鄆者刺臣子不能
救君難也邾人嘗執

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
又使得造其國戕殺其君曰于鄆所以深責

鄆之臣子 ○甲戌楚子旅卒 楚借稱王降而
至此極也 ○公孫歸父如晉 齊方

也不書葬恐民惑而 ○公孫歸父如晉 齊方
避其號仲尼削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齊方

齊少孺矣宣公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
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

遂奔齊宣公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君薨

遂奔齊 家造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矣

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
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
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

無冰 寒極而無冰常煖也何以書制治未亂
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
者不宜 作也

者不宜 作也

經訊望國之益兵以困民也。

雖增乘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其數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便是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國本也故曰非為國之道。

作丘甲 主武宮

望國益兵建祀經均訊其不宜焉。作者不宜作也。兵制重道字。主者不宜主也。廟制重祀字。

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怙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只起下遠與晉尋盟向不顧勞民傷財而遠尋盟正見忿懣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立論。

敗績茅戎

經紀王威之藝而端本以責之焉。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不以忠信持國是皆瑕嘉平戎之約自反者正反此失也。搃收不言戰而言敗。

伐北鄙

經於大國忿兵而直著其不義焉。

玩同曰憤兵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責齊為當但須本魯說來。后仍歸到魯上方肯傳。

新築 書救

春秋予奪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戰鞞敗

經於兵之過逞者而兩變文以垂戒焉。

上獨責季孫下並責四國一怒正與一咲對。二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

戰鞞 作三軍

春秋重兵故於逞忿變制均示戒焉。

而傳俱以舊制論起俱有主幼句。上云朕后政自季氏下云季氏益張。

如師索婁

春秋水訓 解 合五經

三種君父將有事于齊故汲邑為欲與盟。三種君父將有事于齊故汲邑為欲與盟。

成公即位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連鯨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師於夷狄不言敗夷狄不能抗王也不能抗理也。

其抗王道之失也

冬十月

壬申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師敗績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

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秋責遠怨而惡以兵亦相接如此。○六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

侯戰于鞞

齊師敗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

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而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卷三 成公

伯國要盟于未服之敵以理曲也。

人知非有擊強扶弱之心為非義不知東面
質母不以德命仗義者斷不如此別齊桓亦
只重仗義二字。

國佐如師

伯國不能致敵之服由伯義失也。

取汶陽

經於故地之檀復而正以王制焉

請于王以正疆理。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
分。狀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正疆理之事。所
損益可知矣。向要體貼於玆玆之

侵衛 會蜀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逞忿也。

盟蜀

列國宗夷經。其不善擇焉。

傳首侯將主盟辨起。正引下西向服從意。主

盟服從字面。須重看。楚僭稱王。晉猶主盟。此
意極重。即新城傳末。君臣之義。戒矣。一段意
擇義若擇耳。

盟齊 盟蜀

經紀從夷而不皆諱者。從同之例也。

兩邊罪一般。方說得從同。不可分交夷宗夷
看。近或以正始從同對不知正始。即在從同
中亦分不開。宜如傳事作。

會四國伐鄭

經畧交兵而獨寓責從夷者焉。

彼此無善意。輕提過便。從晉無善而稱爵書
伐上。推出鄭罪來。附夷擾夏。指從楚侵魯。衛
言。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他謀伐之初。等能
當體賊固不作。予晉說亦不可。板着罪鄭話
頑宋衛未莖。只帶後。

婁。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
不以德命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
借一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
袁婁與之盟則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及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
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

不以其道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二國稱師著其眾也。我公致賂納質
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責季孫

辱逮君父而不。○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
知制之以禮也。

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

于蜀。書公及楚人則知王盟者楚也。皆國卿
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比諸夷狄。今乃

西向服從而與
之盟不亦恥乎

癸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襄。○

稱爵而以伐書何也。以鄭從楚也。附夷憑夏
則盟主有辭於伐矣。宋衛未葬而稱爵。皆殯

越境以吉禮。○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

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宮成而王未
人遇災而哭

卷三 成公

十七

春秋原素行而黜虐小者原世類而進維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傳以為告詞云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下傳之或者以詞為主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華元聘

大國通好於內而知邦交之無間矣見偽如侵宋傳前以同伐鄭之師后以同與宋之款可入講收侵宋

鄭伯伐許

經於貳國虐小而著其志親之罪焉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許稱爵有汝安則為之意

杞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責像不能正家與室乃使見出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晉侯見○葬

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音運○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悼伐許喪未踰年以吉

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

乙亥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出也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

為世戒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之禮也

也○梁山崩書而不繫國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晉侯會盟不廢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齊侯景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

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許靈愬鄭伯於楚鄭

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於晉盟于蟲牢鄭服也

丙子六年

梁山崩
春秋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脩實德也

蟲牢
經紀服貳之信而均著其不臣之罪焉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同盟亦是志同欲之例善惡則存乎其事矣

立武宮

望國建祀非禮經所訛也。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論廟制則祀於桓之時論祭法已絕于僖之世狀重廟制上祭法從廟制說來不宜分看。

取鄭

經諱內君之喪小亦尊君之義也。以滅國之惡畧叙起倒書法作文謹微上字指書法言益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辨狀慮世有不嫌攻主過而其助叔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示臣子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叔臣之意所謂謹微也。

良夫侵宋

經於與國凌大而深陞其無名焉。見下侵宋傳要亦狀字以罪畧者罪衛方紛魯是受命于嬰齊如晉之時此是從伯宗同伐事實須別。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歷世

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取鄭音專而書

取為君隱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侵宋以其

夏六月邾子來朝。成公即位始朝。○公孫嬰齊如晉命

宋 ○壬申鄭伯費音秘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荆楚僭號稱王之夷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也嬰齊

蔑僑如侵會伐鄭

內兵兩制於伯其不立可知矣。俱有不能立句前同兵好后結婚姻。臣憂其恤君請緩師。

棄書救

經於伯臣恤患其得不戰之道焉。起處明惡楚意即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

書救鄭書伐鄭

經筆削內外之救兵而虐夏從夷者罪俱見矣。二邊以鄭作案惟鄭友正故楚不當伐惟鄭從夷故楚不得救。

吳伐鄭猶三望

經惡借号借祭者皆以維王室也。

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晉楚遇軍師欲戰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不遷戮而知還亦庶幾哉王者之事也。

丁丑七年

春王正月。麋音今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

卜牛麋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吳伐鄭音談○吳本泰伯之後以族屬

也。○吳伐鄭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

不郊猶望

經於望國舉祀特志其禮之僭焉。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意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九國救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子晉安樣是正意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微出楚勢益張云。雖起下之詞亦要伴講述或主扶作文是未玩傳中亦字故也。

馬陵

即諸侯俱外之同而外橫可知矣。傳中故盟于馬陵故字緊承上來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橫。

九國救 亦書伐 春秋筆削救兵而知貳國之善不善矣。

吳入州來

經紀強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兄城巢傳四鄰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鄰亦不可用制也此正是凌楚始事故特志之失人意只伴講。

言汶陽

春秋詳寓責於內地之失以地之不可輕也。只重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前曰皆罪後曰罪亦見不可倒重魯作臣三頭一脚禮字泛看即忽奔傳馳詞執禮之禮。

取汶陽 言汶陽

內地之一取一歸皆不以道焉。定傳首二段上責魯下責齊甚明。

合五經

卷三 成公

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成公。不郊。猶三望。魯當祭

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若三望則僭天子之禮是以書。楚子重代鄭師于汜諸侯救鄭四鄭公鍾儀。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

諸夏也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與華善亦著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宣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

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八月戊辰同盟。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

衛地

于馬陵。晉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

于馬陵而書同。○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吳盟者同病楚也。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失守失人。楚邑。

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日是以。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及展焉。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戰勝

公于齊曰反魯衛侵地今復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

卿無所諫。○晉欒書帥師侵蔡。報伐。○公孫止皆罪也。

卷三 成公

二十一

壽納幣 伯姬宣公女穆姜所出
經于大國而婚之厚而記其越禮焉。
過于厚矣。及非所以重其婚之禮。其意須玩。
勿誤作所重臨乎禮之輕看。

天子賜命
經紀王禮加內。而記其賞之僭焉。
罪邦君二句倒下。說魯罪。正見賞者之僭也。
重來字。君天下只提過。

變聘會伐
以伯義責討小者。而緝兵者亦可知矣。
細玩其法。專屬晉。魯是餘意。宜重責晉。
作。而以責魯。發二股於後。仍挽歸責晉。較為
肖傳。

變聘會伐 盟蒲
經紀伯主討貳要貳之事。而責以信義焉。
義乃主盟之道。信乃團結之本。吳初伐邾。季
孫已憂中國之莫恤。晉初言。因季孫已記伯
德之二三。俱有不自咎意。

衛滕 加二滕同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書以示戒焉。
欲敗禮。指宋一娶十二女。擬于天子言。其初
滕源說得活。

盟蒲
伯國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信在言前。誠在會外。是言未貳之先。信明
義以補前愆。是言既貳之后。諸侯之叛。只為
晉無誠信故耳。今不反求。以信信明義。而又
以口血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也。正與
盟非團結之本也。句相應。本末字。要發透。誠
信便是本。對盟字看。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成公

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納幣使卿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無罪。為莊姬
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見晉失政刑矣。
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誤。天子之僭賞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召伯。滕內諸侯。
為王卿士者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晉不能救。

及其既成。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
善來聘。下書會伐。晉為盟主。可見矣。
衛人來媵 諸侯一娶九女。今一娶十有二女。是以
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巳卯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

侯景齊侯項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曹伯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汶陽之田。諸侯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非團結之本也。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諸侯逆女而不
書君自逆也。

卷三 成公

盟蒲 蕭魚

經紀伯事。惡其強人以信。予其感人以誠也。信不可知。誠能動物。子鮮季路。知營魏絳。

致女晉勝

春秋志婚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勝之失衛。勝傳已發。故傳首只論致女耳。將二意。又提起。倒伯姬作。

執鄭伯書伐鄭

春秋重分紀事。尤示謹防之意焉。傳中三股。原無輕重。兩頭一脚為當。

書伐鄭 子重救厥伐鄭子辛

經而削恤貳之兵。以其無可恤也。鄭自莊辛以來。改轍從楚。為重賂故。自鄆陵而後。傾心從楚。為集矢故。

伐莒 潰入

春秋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胡氏其段議論。是因左傳城惡之說。生來其曰。昧為國之本。即從莒潰入。看出潰者。民逃其上。也使莒有命。政民將效死。不去夫。夫不能使民效死。勿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也。重垂戒意。不重罪莒。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六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自相侵伐。四句。是二比。從斷。不可涉上傳。不知自反。已可答意。

城中城

經訊望國設險。貴休險之大用也。只重謹禮。意發休險之大用。大字對微字看。休字用字。便自際閑。將一險字。說入禮中。將一險字。把作險用。真堂廉森嚴氣象。須休則一險字發揮。

女嫁三月。相見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

媵信其無妬忌之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成晉

藥書帥師伐鄭。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救鄭。削而不書者。見鄭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

白狄伐晉。稱人貶詞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鄭人圍許。鄭以晉人執其君故。○城中城。城非春秋守益微矣。

城中城其傲守益微矣

庚辰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

不刊言解

城中城 墮邱費
觀魯城之興築。而見休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僭之云。照出。狀傳無明書。不可倒
作。只須察躬體險。大用相形。

黑背侵

經同與國。伯之矣。而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
內。傳因后日事。料其今日之如此。作文重垂
戒上。不重罪衛侯。

乃不郊

望國僭大禮。春秋因事而志其失焉。

來滕

諸侯加禮。適乎制。春秋特書以示戒焉。

夏四月。五不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晉侯

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齊人來滕。伯姬也。異姓

○丙午。晉侯孺。乃侯卒。

秋七月。公如晉。葬晉侯也。不書諱之也。諸侯之喪

冬十月。

辛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

及卻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

秋。叔孫僑如如齊。始交好

冬十月。

壬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成

秋。晉人。厲敗狄于交剛。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

公如晉

丙君越禮以事伯。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以諸侯葬諸侯。越禮甚矣。故諱不言葬。

如齊

觀內臣之事大。可以知其不得已矣。

周公奔

經罪王臣去位。尤傷周道之衰焉。
盟事在前不用。周公提過。倒出字作。歸令不
行。就在通遯上見之。

文剛

春秋略詞以紀內外之成。存大防也。
經于伯國控外。而執其用師之非也。
以用師之權。黜過重用師之非。作冠壓兩處

春秋列傳 合五經

卷三 成公

二十四

非所謂得已之役。而計安宗社。無服為居喪之嫌。敗狄誠當矣。獨不曰有王者正勝之道乎。

郤錡乞師

經抑伯國之徵兵。以兵下可私用也。此題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所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縮。蓋惟誅討之義。則可自請於天王。而其氣伸。惟報怨貪馮。故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是一個意思。非兩層。

遂乞 錡乞

內外擅徵兵以行私。春秋緊陋之也。並叙內外交服作俱發乞字意。

如京遂伐

經於因事脩觀者。而酌詞以存臣禮焉。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亦假

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揮聖人意思。不宜漫為斷罪語。君臣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故字最緊要。大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欲之分。

至伐秦

經志內君逐國。而不與以尊王之名焉。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其本非朝京師也。

歸衛

伯國納逋逃之臣。春秋罪其黨惡也。晉受逋逃罪戾之臣。又強納之。故書以罪之也。

逆女

望國而婚。非禮。春秋示謹微之意焉。國可無事。至今始娶。又不親迎。非禮也。故書以亦謹微之意。

于交 剛

冬十月。

癸未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以霸王之尊而師特書曰乞。以見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因會伐而行也。

魯兵非晉所得專也。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特書曰乞。以見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因會伐而行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曹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曹伯廬卒于師。曹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申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邾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以夫人
望國嘉禮失其正。春秋所以記之也。
書以責公不親迎失禮之節。

盟戚
已亂之道。曹公子得之矣。
主過垂傳。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叙明。晉
列負多子會作結。

執曹歸京
伯主討罪不專。可謂伯討矣。
叙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
自治二句。又是討罪中的好處。不可以不
不專平看。觀傳末獨云。未有執得真罪如此
者。句可見。發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
得空谷足音出。

執鄭伯 執曹伯
兩紀討罪。而失正得正者異焉。
上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稱人以執。非伯
討也。正與下相反。

伐鄭
外夷背信以虐。春秋深貶之也。
元合晉楚之成期。以開兵。甫及三年。而楚伐
鄭。是首禍也。故目其人以敗之。

華元奔歸
經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
復入。是奔非避患。奔以正也。入非固寵。入以
正也。故詳書以予之。
魚石奔
強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心。遂矣。
石堂蕩澤。故元討而出之。五大夫獨言魚石
奉重也。仍就定國上。見其出入之志。于討賊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姜氏
大夫不以婦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常稱妾姑
則不稱氏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乙酉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
欲見子臧而立之子臧辟

世子。成。齊國佐。靈。邾人。定。同盟于戚。將討曹
伯也。既

盟而執之。故書。○晉侯。厲。執曹伯。成。歸于京
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
同盟譏之也。

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又不敢
自治。歸于京師。是謂伯討。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晉楚為成期以
伐鄭。雖楚敗。盟竟。中國不當與。通華元之策。非也
故楚無敗

首禍也。
元出奔晉。與歸皆不省文。皆其正也。不賴
寵而出奔。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
山不其氏皆其族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

楚。宋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
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
元反。必討。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

不可徒美其功無書法。

鍾離

中國親借王之夷。春秋特詞以傷之也。吳為借王之夷。所當外者。乃膺恐不能而與之會。即晉晉大國。且俛首親之。不亦甚乎。聖人特傷之。故書。舉蹇是常例。殊會。是特書。

鍾離 黃池

春秋紀會。有示抑外傷內之意。有示治內禦外之道。

殊會意在外夷。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書及意在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皆特筆。所以扶伯業也。

兩木水

觀春禍預徵于天。而知天人不誣矣。此只重不可誣。含不可廢意。

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元歸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輔。邾人會吳于鍾

離。吳以號舉狄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意。商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

許遷于葉。許畏偪于鄭。請遷于葉。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丙戌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水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水者疑陰兵之類也。未幾有

隨若介之車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病中 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

壓萊乞師。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鄭伯

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其君親集矢於

目而身傷為重也。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定于沙隨。不見公。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深可恥者。曷為直書其事而不

鄆陵 春秋紀兵而重分。尤示倖勝之戒焉。以重君提超。重倖勝作。晉無可以勝楚者。釋楚以為外懼。亦長策也。今賴一矢之功。遂收三日之谷。則其勝也。亦倖焉。爾卒之君臣俱急。大凡人情。未有無故而有大功。必視天下事。皆不煩吾計慮。驕逸般樂。無所不至。其患可勝言哉。

沙隨不見公 春秋不諱望國之見辱。示守身之道也。晉之辭魯。不過以後期。而魯之後期。寔由內難。正所當恤者。而晉乃所說不見。則曲在晉。不在我。自反無虧。雖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正己而無恤乎人。一向作骨。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細玩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所以二字。自是聖人主意。當時周之衰。全是刑當不行於天下。因晉之執。是極便一個机会。却放走了。除了刑賞。把甚麼騙令天下。故曰無以為。

若立 盟危
伯國樣縱乎內臣。而得失見矣。
主傳上卻隼所僑如之譜。而執行父。下文子所報伯之請。而赦行父。始終所言。俱就伯主說。

僑如奔
說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子范文子。全要本赦季孫來。

盟危
內臣之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意。范文子報伯。只點入。

鄆陵 沙隨 尹伐鄭 若立 僑如奔
盟危
伯國始信謀以尊內。而猶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所說辭魯君。執魯臣。叙起倒赦季孫出叔孫作。歸美范文子。

侵鄭
與國狗伯命。而與師。春秋所以陋之也。
因晉命而侵鄭。故書侵。
伐鄭
經紀伯國之用兵。而不振之迹見矣。

諱乎是會。魯有內亂。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僑如之譖。怒公不見曲在晉矣。於公何

歉乎。故直。○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

厲。齊國佐。靈邾人。定伐鄭。楚既敗鄭。猶不

曹伯歸自京師。曹伯不各位未絕也。○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郤犇信宣

季文子于若丘。丘是信。諛惡而棄忠良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季孫得釋。將與

懼罪。○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

盟于危。晉人執文子。公還待于鄆。范文子謂不忠。信讒。惡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公至自會。○乙酉。刺

公子偃。

丁亥。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成。○晉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

獻。曹伯。平。邾人。定。伐鄭。成。○公會諸侯伐鄭

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先尹單尊王命也。○獻音戲。○六月乙酉。同盟

柯陵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見雞澤傳。尹單與盟。只辨過重。同懼楚作。後將兩伐鄭駭之。不必斷罪。

辛丑用郊紀望國享帝。訊其非時之甚焉。九月。夏之七月。非時矣。當以正月上辛。收用字。儲意不用。

冬伐鄭伯矣不競于夷。而脩盟之故可稽矣。見雞澤傳。問傲俱用柯陵。

公至伐觀春秋之致內君。而快外之失見矣。

滅舒庸外夷肆虐於外。以中國之仇報也。自相攻滅。不為我患。猶幸中國能折其鋒也。鄆陵之績。焉可誣也。

于柯陵也。鄭西地。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於首。而諸侯還。是知此盟諸侯。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冬至祭天。夏十月也。周正月為夏十月。則郊當在正月。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晉侯使

荀瑩甲辱欲望鄭。畏威得乎。來乞師。晉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乞師于魯。

冬公會單子。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

人。靈。邾人。定。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

力之。賑市軫。○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且。音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

隼誅三卻。樂氏之譖也。。○楚人滅舒庸舒庸以楚師之敗也。

道吳圍巢。恃吳不設備。楚公子棠師襲而滅之。

戊子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

州蒲。晉欒書使程滑弒厲公。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者滑因國人

共怒。而弒公。非書。偃專謀也。若曰是厲公之自取。而亦眾弒其君也。云爾。○齊

伐宋入彭城
春秋紀兵而助逆為逆者均罪焉。傳中托於諸侯二句。亦是足上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意。還屬上段不當納。逆惟其非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為逆甚。

士白聘
即伯臣脩禮之逆。而知伯嗣之由與矣。公朝始至。而聘使即遣。晉悼之下。諸侯肅矣。

杞朝
即小國之脩禮於內。而知伯嗣之由與矣。主左見伯嗣之賢。

築圍
經紀不時之役。而誤示謹微之意焉。重謹微上。

楚鄭侵
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

乞師
伯國擅命以啟兵春秋之所惡也。

虛打
經予伯主講信以其勤儉而合禮也。諸侯同心謀宋。正諸夏也。襄公在喪。使不與盟。仁諸侯也。

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伐。宋邑。

復入惡之。○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句來。甚者也。

聘。范宣子來聘。且拜。聘。范宣子來聘。且拜。

秋杞伯。桓。來朝。杞桓公來朝。勞。○八月。邾子。宣。來朝。即位而一。

來朝。來見也。○築鹿圍。不時。○已丑。公薨。來見也。

于路寢。

冬楚人。共。鄭人。成。侵宋。書楚侵宋不日救彭城。書乞師止此。

之惡。○晉侯使魴。音。求乞師。悼公復與伯業。見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謹侯同心。桓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

平。衛侯。獻。邾子。宣。齊崔。靈。棼。同盟于虛打。非宋地。通書。

救宋也。○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平。華。

圍宋彭城
經於伯主討殺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即
不得受帶着不登殺者不成其殺也就聖人
書法上說不可認作楚罪逆字有味晉放
叙處見之。

伐鄭次鄆
惟伯矣放又而味又者無可貸矣。
二又字據厲君巨裁之大義即當棄夏從
有時不疑如辰陵之盟是也豈專以夷夏論
從違哉作文以晉放又做起就又字轉下
明鄭無可赦意收不言救次鄆是韓厥以偏
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与伐而次不同父中
只作事實。

子夫侵
春秋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貳國之味義也。
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但鄭無可救
之善故書侵不書救。

邾朝晉衛聘
列國但知交鄰而廢禮之罪甚矣。
不奔王喪而朝聘不廢非礼矣故聯書之。
晉宋衛侵鄭
春秋叔師將之稱而兼重之義見矣。
主大棘傳晉宋稱師師眾將車也衛書甯殖
將尊師少也重不仁伐喪作。
全戚
大夫專會以定謀春秋示謹微之意也。

春秋川序 合五經

元衛獻甯殖曹人成莒人比邾人宣滕人成
薛人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曷為
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
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楚人釋君助臣晉子是降彭城以魚石等皆逐伐此且放又而行者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鄆。入其郛敗于洧上鄆地。
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
矢於目與楚不貳則鄭無可
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子卒侵宋以救鄭也。○九月乙酉
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晉侯悼使荀瑩來
聘。簡王崩赴告已及邾子方修朝禮衛晉方
修聘事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無君臣之
禮故譏之。

庚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成師伐宋。楚以彭城故
令鄭師伐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
聲。卒。○晉師悼宋師平衛獻甯殖侵鄭。昆去
訊伐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卷三 襄公

冬會戚城常牢
經以失險罪貳國亦守國之道也
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最重春秋責鄭意
全在此頃本從楚說來時鄭信方立諸大夫
款從晉而子駟不可故孟獻子請之知武子
善之而遂城以偪鄭也要為閉戶既舉國無
可守的景象待哀世意要發

戚下陽 城常牢

春秋而惡失險者待哀世意也
照虞之下陽向出此論方妙不可大分把聖
人待哀世意做主

盟長樗

外臣辭大禮於望國可語知禮矣
主遂納幣傳忘敬節具向以孟獻子失禮起
例知武子作

雜澤

經紀列國濟分之信而著其慎外之同焉
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個慎楚之同便了
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繁陽是
後事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共而戒
也

袁僑如及盟

經紀大夫之盟見叔之猶統於公焉
諸侯會而大夫自為盟自此始慎楚是事實
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見慎與傳不可說予
他亦非幸之

人成邾人宣于戚謀鄭故也○巳丑葬我小君齊

姜○叔孫豹如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稱制邑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存也○楚殺其大夫

公子申

辛卯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始伐吳吳與鍾離之公故也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公

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勅居反○武子知禮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

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犁邾子比齊世子光巳

未同盟于雞澤同盟同病楚也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

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陳侯成使袁僑

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陳請服也

雖澤 素僑如 及盟
春秋詳紀伯信有見志之惧乎外者有見叔之
統乎公者
上二比志惧乎外下一比叔統乎公

荀瑩伐許
即伯兵之討貳而見其失服人之道焉
不能脩德保陳而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
併陳不能保也

豹如晉
經於內臣脩禮而与其知樂之情焉
肆夏文王之奏對以不敢與聞鹿鳴四牡之
歌謝而獲其五美非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
者乎

如晉至
經志內君之出入因以著其危也
受貢賦多少之政也公時七歲頻年如晉自
冬但春至者危之也

陳人圍頓
與國唐小而挑翼春秋深責之也
頓楚與也圍頓以甚楚怒致連兵不息非處
已寡怨之道也歸之非此于以矣
發來聘
即貳國脩禮于內而見伯崇之盛焉
通嗣君也自雞澤以前惟知附楚自輸平來
盟以後未嘗至魯今來聘以恃公之盛諸侯
之睦也

公吳善道
即伯國布命於遠夷而知遠夷之慕久矣
此乃公威事實但書法在公威開起中間只
據彼所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

秋公至自會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許靈事楚不會雞澤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壬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臨文不諱所以

從其實也

夏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謚也

冬公如晉聽政○陳人圍頓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圍頓

癸巳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通嗣君也○叔孫豹鄭世子

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諸侯

往與之會而王吳故貶而稱國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會吳於戚
經進遠人之從伯好而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
吳皆非有兩屬主是賓主之主非主會也聖
人之情見矣向極重聖人之情以是尊中國
欲使夷狄效順與荆聘傳與人為善之情不
同。

會戚人會祖号柏柴人入邱号

春秋于遠人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各体貼而則字各就聖人意上發上壽於下
闔閭。

冬成陳見陳述傳

伯國勤防惡之役而與國不可皆矣。

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慮彭名振旅武
仲已致行礼之慶。

成薛伯齊世子靈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

自會。

冬成陳。以兵守之助。○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

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辛未季

孫行父卒。

甲午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公至自救陳
春秋以恤患致內君而伯義之勤見矣。
善救陳也故以救陳至。

來奔

經于外臣去國因其膏慢而罪之也。

晉人滅鄆

小國陰謀以取國春秋誅其意焉。

晉欲滅鄆而以其子為鄆后罪大矣故不書
鄆亡而書滅鄆。

滅萊

經于大國之疾小而直著其不仁也。
齊自遷萊以來而直著其不仁也。
至是滅之見其不
仁。

乙未七年

襄公

衛地

夏宋華弱來奔。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

於朝平公
遂逐之

秋葬杞桓公。○滕子成來朝。始朝。○晉人滅鄆。

祀而有其國故釋鄆而罪其
非滅也立異批以蒞
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晉人以鄆故
來討季武子

且聽命。○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君出奔國滅

君死之
正也

邾子來朝

小國脩禮于內，春秋原類而進之也。邾，少暉之後，聖賢之裔，封近于夷，未免漸其習俗，今始來朝，能進于禮矣。

小邾朝

經紀小國之親內，而慢王之罪見矣。

城費

現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此是謹微之意，行父相三君，則同志於公室，而不顧其所入之私邑，是季氏原未嘗為魯患也。及行父卒，云曰遂，曰益，見季氏之弱魯，自宥始，而城費乃有不忠起于茅一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個廢，而之漸，強私弱公之萌，作文以越禮不度，作華寔以嚴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咏嘆語大發于后。

春邾談子來朝始朝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宣來朝。

始○城費費季氏邑也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

遺謂遺請城費，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辭緩，非貳也。○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陳強

甚。○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費

城費 墮費 按私邑之興毀，而越禮者之罪著矣。

髡頑如會

戴國志於從伯，春秋致其志以嘉之也。主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三句，餘皆註李于鄭者，禮義二字要發。

陳逃

與國棄伯以從，夷春秋申詞以罪之也。禮義二字安醒，須於看上傳，中國者，禮義之所存，輕棄中國，便是棄禮義了。輕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為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勿以德與勢分服為陳畫策，正是禮義之事，明上易為者，故曰路曰門。

邾國名少卑之後

伯成莒子比邾子宣于鄆音為鄭地○鄭伯髡頑如會大夫欲背諸夏，與刑楚遂見殺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七報反○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

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不使從夷狄之民

得加乎中逃義曰逃匹夫之事○陳侯哀逃歸諸侯致力於陳陳

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故書逃歸以罪之也

丙申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鄭人簡侵蔡獲蔡公子燹○季

陳述 獲燹

背伯虐卻為二國計者皆過也。下用貞伐傳若能信任仁賢云。對上為陳侯計者云。

侵蔡獲燹

紀歐國之武功非善保國者也。見貞伐傳責國耳。重無故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邢丘

經謹伯好以其為委權之始也。

大夫聽命指今日言謂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一傳机括全以愛字翻撥。要發得愛中之毒出。利器字亦隱要正。魚不可脫于淵意。證始始字。對后此深梁之會言。魯之失正。謂失君臣之正。此句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敗而稱人排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貞伐鄭

春秋畧歐國之平外。欲失謀也。必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向斷之。屈服不信。只是挑剔不書乎之意。不可據此為主。是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鄭實無可奈何。雖欲守信而不可得。故為犧牲待境之計耳。待盟即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國子。正與保其國相應。待盟不信。即是不能保國。處此是事實。非斷罪語。

十二國伐鄭

歐國以不信被矣。失策甚矣。只主于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子。遂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偷罷備盛饑。糧等事。可挑講。

春秋列傳 合五經

卷三 襄公

孫宿會晉侯鄭伯。簡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

邾人。宣于邢丘。晉悼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政而委於臣下。故諸侯大夫。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公至自晉。○昔

人。比伐我東鄙。以疆。鄭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晉侯使士匄來聘。告將用。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會晉侯。

邾子。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齊世子。

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盟戲。經紀伯信而許其得善勝之道也。重善陣作。

伯國用善陣之法以敵外。春秋著其美焉。大意如單。成功處亦須發但不可截朕二段。

會相。經於偕夷主會而外之傷中國也。與鍾離同悼公柏業方盛乃各諸華而往主吳以會。雖曰資吳以困楚。朕楚弱而吳與去齊。傷而得腹心之疾。庸愈善。故殊會以傷中國。

滅偃陽。伯臣以斷成功。可以知將叔美。只論將權之重。偃陽。楚之與國也。通吳之要地。欲滅以通吳而制楚也。去戰即尚楚。

專制一意不所荀偃士白班師之請而竟成七日之功。可謂斷矣。

輒伐宋。二國附夷以陵夏。春秋深罪之也。

會伐鄭。經紀伯主始駕平外。而予其得善勝之道也。齊世子光先至。故長滕薛是易序也。以此提赴重善勝作。

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也。○楚子共伐鄭。將憑陵中國之稱。不書鄭楚平與盟。不與鄭從楚也。

戊戌十年

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比。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諸侯往與之會而王吳則既而稱同。殊會外之也。

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靈。光會吳于相。音查。○。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音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遂滅偃陽。得專制之道也。○公至自會。○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於

桐。○晉師伐秦。報其侵也。晉方帥諸侯會吳。門。○晉師伐秦。滅偃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一其民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莒同晉悼之盟。乘間加。○公

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比。邾子。宣。齊世子。靈。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生首。

諸侯逼貳以致外救不義甚矣。
成帝守貞救

作文源就駐師托險以偏意發權墜入猶前
志意方有味傳非實其不能斷楚之路為鄭
蔽特發其志在逼鄭不在敵鄭耳志字極重
義不義字正相應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
始終止有偏人一念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
以義服之乎故成而係鄭又書貞救所以惡
諸侯不能保鄭曾荆楚之不若也。

作三軍

經紀大夫變兵制而示失兵之戒焉。
魯本有三軍但向屬公今始屬私故曰作兵
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監三句
極重乃聖人書其作舍之正意主此作文。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失卿○戌鄭

鄭地子國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成而繫鄭者若曰

子非列國所得專罪諸侯也又書救鄭以許
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曾荆楚之不若

也○公至自伐鄭

己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

盡征焉而舊法亡
矣是以謂之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而示謹微之意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舍之侵宋 舍之即子展

貳國行致伯之謀不信所自來矣。
從子展之謀欲鼓晉師而與之失謀甚矣故
書侵。

舍之侵 會伐鄭二駕

而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連比題也鄭欲鼓晉而與之晉欲鼓楚而敵
之子展知營。

毫北

經紀伯信之同將以顯貳國之異也。
只做衛服而同盟一向舍不可叛意。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失卿○戌鄭

鄭地子國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成而繫鄭者若曰

子非列國所得專罪諸侯也又書救鄭以許
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曾荆楚之不若

也○公至自伐鄭

己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

盡征焉而舊法亡
矣是以謂之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

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

齊世子靈光莒子犁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北○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同盟毫北尋復從楚伐宋者

與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伐鄭蕭魚
觀伯事克成而知服叛制敵有道也。
駕外只就服賦上見此見鄭未可信而悼公
感之以誠楚未易服而悼公券之有道故不
書鄭會而書會蕭魚以美之鄭服而楚不能
爭其屈服可知矣。

執良霄會申
藉外屈內從之寔而知伯主駕服之善矣。
雖出楚屈鄭服要講所以屈服也。

收台入
大夫因事而專兵春秋誅其心焉

士魴聘
伯臣脩禮于內得持勝之道也。

如晉
即內君報禮之重而知過於恭矣。
大國脩聘而公往邦之夫豈可乎。

取郟
經諱內君惡小之惡存臣禮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信鄭不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
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足矣
楚不能與晉爭鄭堅從晉也即伯有公孫之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
於楚楚不能得
鄭故執良霄

冬。秦人伐晉。秦為楚伐晉敗之春秋畧敗而不
不書不與秦之為楚而救鄭也

庚子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
宿之擅權使公不
得有為於其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晉悼服鄭抑
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師於楊梁以。○公如晉。
報晉取鄭也

拜士魴
之聘

辛丑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言滅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城防

春秋重民力而役之合時者必書焉。此亦疆事之檢也且合時春秋書之以重民力。

冬城防也。畏齊也。

寅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悼士句齊人靈宋

人平衛人獻鄭簡公孫薑曹人成莒人犁邾

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上客而叔老並書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於君使人之體失矣。○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季豹會晉悼荀瑩齊人靈宋人平衛

會向

經記二卿並使之失重國體也。全在國體上論宿恃其強而介卿老畏其強而介于卿皆非君命使人之體也。豈為得哉。正應益兩失之傳分明責宿老。近有責君者。甚誤以內卿行則不得書非聖人特書一卿以記之。

十二國伐秦

經紀伯兵而見用入行政之失焉。寄先谷澳梁二傳見用入之非。行政之失對作。用入之失指乘廢言乘廢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見任將之失會伐大事諸侯不出而大夫獨出見晉委權之失。

衛侯奔

外君見逐於臣經端本以責之也。作文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不重實講以渾論君道之失不可專主城家卿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司保之勿使過度今而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棄天地之性乎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以示端本云。

冬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焉。謀定衛剽也寄澳梁傳歸咎委權來襲封之

癸卯十有五年

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薑曹人成莒人犁邾人

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

侯出奔齊經書衛侯出奔齊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所以警乎人君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悼士句宋平華閱衛虜孫林父

鄭簡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孫林父也

春秋前解
典諸侯且不得行況大夫乎。

劉夏逆
經於王室圖婚志其失礼者以示戒焉。
只不稱使一書法。

圍成救至
經紀內外救恤之矣。而暴與怯者均罪焉。
兼同圍齊救邢二傳衛衍奔齊而魯與定國
之會。此存伐之故。三家三分公室而卑弱此
怯敵之故。

城成郭
經志莒國非時之役重民命也。
先事無備敵去而后城亦已晚矣。况非時乎。

報至約之賜也。至年毫之盟不盟于國而盟于列侯亦何成也。公弱甚矣。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天子中士劉承地夏名也。不稱使不與天子使。友也。士而逆后不重人倫。

之本輕天下之母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郭成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邾與晉與

齊黨莒故來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邾伐

經紀小國凌內之迹。而見不競之由矣。
邾莒交代春不競甚矣。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溴梁大夫盟

經於大夫專盟。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境大夫既張之後。追敘往事。須描寫他
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上論個理之當
謹。只歸咎三會委之大夫。未說到邢丘。况悼
公云。是說必朕之勢。亦是罪悼公語。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大夫盟

經於大夫專政。而追原其委之者焉。
以溴梁盟為主要原三會委叔來。

伐北鄙

大國加兵于內。春秋深惡其暴也。
主圖齊傳數伐鄰國。

甲辰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稱人以執。

齊侯伐我北鄙。將討邾莒。故復來伐。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

簡。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以請。

卷三

襄公

四十一

伐許
大國舉討小之兵而特亦正分之意焉。
鄭非主兵而曰會鄭伯者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故推而屬之鄭也。

圍成
大國加兵于內春秋深惡其暴也。

如晉
望國齊伯以紓患春秋著其君臣之罪也。
始賦圻父獻子則曰敢不同恤社稷繼賦湯鴈宣子則曰敢使魯無鳩乎豹亦賢矣朕不能內衛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於子晉之君臣怯甚矣。

伐曹
大夫負逆而報怨春秋責其不自反也。

孫崩逆君越境田獵而見辱于人蓋亦內自省耳乃挾石富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

邾伐南鄙
望國見凌于小不競甚矣。

白狄來
春秋不與外夷之交謹大防也。
只不與白狄之朝德滙應一內外一意況列國之君云云辨諸侯無受其朝之理正見其不可朝魯非罪魯語是聖人杜四夷窺伺之心故嚴其防。

蕭
有以非地
白狄來
貢之者有以非人而交訖之者

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同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齊叛晉伐魯欲致晉與戰志在於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乙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為晉討貜也

夏衛虜石買帥師伐曹。取重丘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

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華臣暴其

宗室而亂宋政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丙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書曰白狄來不與其朝也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伐曹宜治其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簡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橫見矣。獨于此書同圍便是一經中特筆。鄭云不可。以書同作書法倒泥矣。

同圍齊 圍祭 而無責於用兵者。以罪宜討仇宜復也。上傳云齊宜得惡疾而圍齊之罪可免。下傳云蔡宜得報而復仇之事可恕。重而宜字。上人心。下天理。

午伐鄭 大夫道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暗含當正以王法意。此等借比題。不宜杜撰。書法。

伯成。曹子。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圍未有書同者。而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齊以伐政見齊環無道。我故。○取邾田自漵水。○季孫宿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

○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

○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

○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

○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晉人執邾子。

如晉。葬曹成公。列侯也。亦防不書曹林分并將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心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盜殺。其室而分之。故稱以殺而不去其官。

於西宮之朝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國人患其專。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殺嘉而分其室。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士句侵齊還。

望國亂非其有春秋特罪之也。

祝柯 春秋平詞以紀信。以其得討罪之宜也。即圍齊之諸侯也。經于諸侯全圍齊。故詞無褒貶。

公至自伐齊 經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宜討也。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圍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此句要體貼。只就伐上發擢。不必混入同心意。

取邾自漵水 望國亂非其有春秋特罪之也。

士句侵齊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望國亂非其有春秋特罪之也。

士句侵齊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望國亂非其有春秋特罪之也。

於柯
經紀大夫之專會所以示謹禮之意也

城武城

望國亟於與役春秋責其不振也

澶淵

即大國之與伯好見德之足以感人也
齊感士自還師之仁故為是盟也脩德來遠
豈誣也哉以長句傳善為國者不師立意

公至

經內君以會以其有危道也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句于

衛地柯而會晉城武城魯懼齊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

戊申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犁盟于向及莒

揚之盟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

魯方圍齊而與齊共澶淵之會使念心以尚
報魯其殆哉

伐邾

望國渝信而虐小春秋惡之也
既執其君又取其田尋復伐之不巳甚乎澶
淵何以盟為也

復奔

經於貴戚之從夷而深責其昧義焉
既不能討賊以正殺變之罪進何所補又不
遠害以適所遠之邦退何所擇故書出奔以
罪之也

黃奔

貴戚因謀而去國春秋歸訖于君焉
主殺二慶傳陳侯以一國之大而不能保一
弟故書弟以訖之

春秋訓解 卷五經

國都外城之西郭也

魯地

魯地

魯地

魯地

魯地

魯地

魯地

魯地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蔡文侯欲事

而卒公子燮欲從先君以利蔡謀國○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公子黃之出特以弟○叔

老如齊固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報向成

巳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初夫庶其以漆間丘來

卷三 襄公

四十四

庶其奔

春秋於叛臣托內明義以友著其罪焉。竊地則叛君納地則受叛。是皆為利而不為義。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者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來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也。見沙隨傳頌含逐盈已非宜有去后之思意。

商任

春秋于伯國錮世臣而深罪其薄恩也。

奔。小國大夫接我以利則書其姓氏謹之也。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

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祁愬盈將為亂范宣子又畏其多士也使城著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虜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犁邾子。掉于商任。音

庚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虜鄭伯。簡

曹伯。武莒子。犁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

沙隨。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

公室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沙隨

伯主獲申錮臣之約。春秋著其薄恩也。

商任 沙隨

伯主而錮世臣其報功者薄矣。

只不啻錮一意至臣一段是舉楚子以愧晉。非是說不必錮。

楚師侵衛。成公二年商任沙隨。

伯國待臣之薄。律之楚事而有愧矣。

楚逐策士以自禍。罷非好事。只不錮一着。猶見其明耳。

辛亥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

句卒。

夏邾界我來奔。○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非君人。○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

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甚急故春秋備書

黃歸

即權臣之不易克。而見君失道矣。借殺慶傳。至因夷狄之力。狀后能克。向黃歸。服。只昭克慶事。寔不必混入薄恩等語。狀後能克。向。直縱使。使臣向。棲來。以主陳侯與黃無干。

盈入晉曲沃

經惡世臣恣逆。原罪於致之者。為。以盈逆提。起例。晉君上晉。殆意。亦可。馮景世。巨自合。係晉。不是特筆。

伐衛遂伐晉

大國志於凌伯。春秋深著其惡也。本意伐晉。而先伐衛。是果於凌伯。惡之大者也。

救晉次

經訊恤惡之。而仁天下之情見矣。見救邢傳。舊主齊。伐天下盟主。是伐天下也。魯救天下盟主。是救天下也。大凡救皆當勇往。何論盟主乎。

齊襲莒

大國之凌小。用掩取之術也。見鄭人伐衛傳。此與鄭人侵宋題同。只解襲字。不必斷罪。

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

矣。○八月叔孫豹帥師伐晉。次于雍榆。○已

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季孫命攻臧氏。臧

奔。○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晉不入。遂

襲莒。傷段而退。以強陵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

壬二十有四年

伐莒

經紀大國之兵。而深惡其不信也。齊侯襲莒。比與之平。今復伐之。是見利則乘也。齊侯何無信乎。

會夷儀

春秋筆削諸侯之兵好而曰見其不競焉。晉將伐齊。托水而不果。將救鄭。而緩不及事。是有畏也。故不書伐救而書會。

會夷儀

會平丘

經子縱惡魯貳之會。皆有所以寓其貶焉。西傳皆有如下文所貶之句。上用義字利字。下用道字力字。上不能脩。下不能復。業本為振朝歌來討本為成虎祁而叛。俱是確對。

公至

經致內君以會而伯之不競見矣。不以伐救至。而以會致伐救無功。晉伯之衰見矣。

奔楚

即外臣去國。知其有比匪之傷矣。宜若之事無聞。而以慶氏之党逐之。其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春。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仲叔羯帥師侵

齊。莊○晉故也。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

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

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

備邑水不克

冬。楚子康

蔡侯。

陳侯。

許男。

伐鄭。

○公至

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氏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

大○大饑。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癸丑。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

為已死。非其私。○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

大飢
望國遇災而無備。春秋特示其戒也。

伐北鄙

春秋於述臣專兵而訛歸於其上焉。崔子有大志。鄰國且知之。齊莊不悟。而委之以兵。有為者。故如是乎。

盟重丘

伯主罔利成惡。加以同情之罪焉。

入夷儀

歸於國者之有歸道者。而不輕絕之也。衛侯處其家。雖為有罪。朕撫內營外。皆有其人。便能改過。則國可復歸。而其義猶未絕也。故聖人猶有望焉。特書其爵。

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邾子。悼滕子。薛伯。

文小邾子。于夷儀。晉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聞崔杼之弒。知賊

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六月壬子。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

人怨之。鄭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晉人受崔杼之

特書。○公至自會。○衛侯獻入于夷儀。衛侯

豕卿失國。出奔不為無罪。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

臧舒鳩

外夷釋憾于小國。春秋深罪之也。

夏伐陳

賢臣以禮當伯。能自立也。借忽奔傳。全重不藉。援上見得他自立。馳詞執禮。只作事實。

伐楚

春秋紀兵於肆。患被患者可與焉。以肆患被患對。

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楚屈建帥師臧舒鳩

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憾。春秋惡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

產辭。而直之士莊伯不能對。子展相鄭伯。○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子伐楚

巢人射城上矢。中吳子。而卒。是吳子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飾城。請罪亦

罪巢之輕也。一矢相加也。

甲寅二十有六年

入戚以叛
經於大夫之據邑而必罪其逆焉。
著其據土背君之罪。

行歸
經責外君之自棄。以後事為棄也。
背政由齊氏之約失信也。逆者出而納者死。
無刑也。二者皆歸國以自棄。故以名紀要發。
欲人自強為善意。

入戚叛 行歸
經惡於與國之君臣以其自專而自棄也。

澶淵
經紀伯好。而深著其與叛之罪焉。
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今林父據邑以叛。

晉乃止衛侯。恥其西鄙而益林父。助臣抑君。
名分安在哉。

執喜
伯主昧討罪之義。春秋微詞以罪之也。
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但晉非討其弑君。
討其殺晉也。故稱人。

伐鄭
經紀外夷虐貳而傷伯業之急焉。
蕭魚而后楚屈於晉。又及楚伐鄭。而晉不
救。故復為凌駕之舉。

來聘
大國侑好于內。詞君之賢也。
齊魯不通好者三十年矣。今景公即位。不事
侵伐。先遣貴卿聘。魯亦云賢矣。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則殖也。出

刺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曰入于戚。以叛者其據

士背君之罪也。
○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衛侯復歸而得國。乃書其各何也。一旦得國。失信無刑。故責其自棄。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晉為孫氏其召諸侯討罪也。穆叔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也。疆戚

田取衛西鄙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禾反。
○晉人執衛甯喜。執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入南里。墮其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葬許靈公。

乙卯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景公。孫歸。

會宋

經紀中國交夷。惡其紊防而取其守信也。匡解云。原主盟宋傳交見作但會盟同地。須合盟比方成書法。不如先趙武書法明白。止主交見作。與盟宋何別。江西本云。衷甲不變。狎主不爭。皆盟時事。與此股無干。不如從秦防為確。蓋盟宋傳會盟同地。云原。按註會盟而左傳交見事。亦載在此股下也。據二說有書法則不如守信之明事實則不如紊防之的。并用之可也。

縛奔

貫威守信而去國。經原罪於君焉。終身不仕以前。是事實其稱第二句說衛侯。縛之去一。引穀梁語說縛主分作。亦是狀縛之約。原未善。故聖人無子縛書法。宜以縛引起倒。衛侯上通。原謂說縛之重信。發出衛侯失信以致弟之去方妙。

盟宋

經取夷夏之結成誅始禍也。弭兵是盟的緣故。其禍專在交見。無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中國諸侯未屬守下。今既交見業與彼共之。彼何施而不可。自是中國諸侯以下皆交見之禍。而以其事自宋之盟始。楚宋之共。句極重。哀人倫之戚。承繁絀之賊。向來傷中國之哀。承夷夏之君。向惡諸侯之失。不專主趙武。

召陵 盟宋

據夷之績。然春秋序之。交夷之禍始。春秋取之。上管仲終盟貫之績。下趙武釀會申之禍。

公如楚

中國行朝。札于夷。則自交夷始也。見盟宋傳。須知舉象。以見列國左傳原有宋陳鄭許不獨晉。

生衛獻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

武于宋。平。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衛獻殺其大夫

殺之。○衛獻殺其大夫。初衛侯與喜約。苟反政。由甯氏喜納之。及反使公孫免餘殺喜。是失信。○衛獻侯

無刑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衛獻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之入使鱣與喜約。言既

稱弟罪。衛侯也。鱣之去。合平春秋。聖人傷中車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取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宋之盟。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

稱弟罪。衛侯也。鱣之去。合平春秋。聖人傷中車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取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宋之盟。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詩甯氏之黨。○邾子來朝。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慶封伐西門不克。伐北門克之。伐內宮弗克。反陳請戰。弗許。遂

來。○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也。○十有二月

奔。○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也。○十有二月

公在楚

春秋存君於首月。示人臣不可忘君也。全在書法上作文。歲首朝正。王臨臣告廟之時。首月出送。莖取十二事。俱在正月後。蓋計後之危困而存之耳。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免其危困也。要發透不忘二字。

如晉華四年至晉襄五年如楚。在楚

經詳界內君之寓外。亦因其安危而已。概以歲之首月書在不書。在開起分作君安與安。君危與危。俱自人臣之心上說。上用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宴。從屬鄧之願。與季孫楚人反。

城杞

於伯主與役。訊其志大本焉。城杞之大夫。以城杞句有味。正見輕棄諸

姬處晉。主與盟。行中國。所以一召而諸侯畢至者。正惟文襄悼公尊獎之餘業在耳。若事閔尊獎也。直得勞動諸國。一省今合十二國大夫。只為母家奔走。把諸姬輕棄了。

札聘

春秋因事而貶辭國之賢。以中道望之也。傳首數句。是冒被吳子一段。叙季子辭國生亂之實。或謂子貢一段。重看是原父兄公心。斷地當受或曰。世衰道微。一段尤重。此是正意。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人中庸之道。惟以共望之。深故責之備也。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丁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見臣子視君父危困不可頃刻忘也楚之首月。書公所在者。外既歸內。又為季武子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在楚。以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閏弒吳

子餘祭。吳子近○仲孫羯會晉。晉平也。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荀盈齊。

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武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平公不能

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子來盟。杞文公來盟

也。○吳子使札來聘。札之父兄無及札之賢者。故必欲傳位及札公

心也。而札必辭之。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高止好

為功且專。書日出奔罪高止也。

冬。仲孫羯如晉。報杞叔也

戊午三十年

卷三 襄公

季歸 札聘
有子歸國而靖亂者有取辭國而主亂者

良霄奔入
經於外臣之未絕而深惡其謀之逆也
其位未絕則君臣之義猶在而預欲滅國不
甚送手一事作楚收二書法

澶淵宋災故
觀列卿之所以會而不知務甚矣
只錄世哀道微云此段重看是以至此極
向有可恨可歎意遍刺天下之大夫正是歎
惜世哀道微意曰皆諸侯上卿曰皆諸侯之
良二皆字便是遍刺意玩前何以知聖人之
罪諸侯之意如坎乎以下云則取諸侯意
亦不可遺

向或聘襄十五豹如晉襄二十四盟宋趙
孟霄奔子皮澶淵宋
以梁賢臣而謀及不義則世道可恨矣
只主傳末或曰以下一段此孔子所為恨春
秋所以作全要發傷世道意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于委罷音皮來聘通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天王殺其弟佖

夫凡王殺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王子

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良霄汰侈嗜酒諸

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位未
絕也不言叛將以滅國非直叛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

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比邾人悼滕人薛

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

為者此獨言其所為
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己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檀淵故 會中
縱惡與崇惡皆非良臣之所宜有也。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春秋訓解三卷終

春秋訓解卷之四

昭公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係于齊在外八年九三十二年薨

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日昭

庚申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公

子邾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

公子招音韶蔡音靈公孫歸生鄭音簡罕虎許人悼

曹人夷于虢鄭地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故圍請

會葬

經紀信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弟稱公子多矣。至以發例者。辨公羊取昭之說也。只點過不書盟者。楚懼晉先。故請讀舊書。加性上。原不書盟也。此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配武守信。非取其請。謂書是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朕頻重春秋不貴脩盟說。不取弭兵之約。亦非美事。

會宋 盟宋去同會葬

春秋每先守信之臣。而所貴可知矣。

提敘提作。事實畧分點。上子木。裏甲。武所叔向之言。而守弭兵之約。下子圍。尋盟。武卻析

春秋訓解 合五經

卷四 昭公

午之請而終守弭兵之約所謂以信為本也

取鄆

聖國乘亂取邑春秋諱詞以取之也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重乘亂上取邑帶之批
批意如傳則其舉出季宿特以昭公在國故
從內諱之例耳傳全引左氏而只結以不曰
伐莒云見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
幾不免矣文中要點用

鍼奔

經著偏愛之禍尤著罪於薄倫者焉
均愛非特別見實以全第也能友非特愛弟
實以敬父母也朕均愛二句文勢原側下宜
以父禍講起

大鹵 滅陸渾

春秋而紀棟黃之兵而漢明王伯之耕焉
上異于王師下異于伯首太原在禹服之內

陸渾在王都之側可點用

小白入 去疾入

西紀賞威復國之正律之分義而已
比作分以長幼言義以討罪言皆以專字意
入於二難詞畧起

去疾入 展與奔

春秋子奪賞威之出入重討罪也
主傳無味宜比作俱主上截傳意上傳云展
與乃莒子下傳云展與莒子也宜將以提問
起無所稟與其立各用難字點入

疆鄆田

強臣擅棄鄰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見執意如傳末收云惜晉之討不以罪也須
記於季宿非意如

春秋左傳卷五

卷四 昭公

讀舊書加于牲上晉人許之春秋不貴
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

月取鄆晉也季孫宿伐莒取鄆不曰伐莒者乘
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其廉景公之私出奔晉景公之海如二君其母曰桓

弗去懼選鍼出奔書此見人君寵其子不差
以禮是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春秋以
均愛望人父以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

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原在禹服之內而
狄人來侵荀吳攘彥

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
敗之非王者之師耳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
人而去疾自齊為又以國

氏乎與去疾假齊之力討有罪也曷為不稱
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

其位而無 ○莒展與出奔吳展與莒子也何
不稱爵為弒

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是與聞乎故也斯不
可以有國矣曷為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

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圍弒君以立諸侯
莫能討又會于申

皆有獻焉若革其偽赴恐天下後世以篡弒
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是

故畧其篡 ○楚公子比出奔晉靈王殺君之
子而自立比

為右尹力不能
制是以出奔

夏叔弓如晉 此八年如晉多夏字
內臣辭禮於伯國可謂曰知矣。
主遂納幣傳就彼辭郊勞辭致館之言推他
志敬。

如晉復宿如 經詳望國事伯之非。汲訊其不謹於禮也。
如晉是失禮妄動。至河乃復。是無故輕復也。
罪昭公不能守經達叔。而以宿晉綴講于后。
俱要稅在昭公身上。

燕款奔 經以失國罪君。正本之意也。

鄆陵 三伐鄆。厲公衛侯奔。缺公夷儀。
燕款奔。
諸侯忽陪貳以自危。春秋皆端本責之也。
兩頭一脚作。

衛侯奔 款奔 兩端本以責君。而知大臣群臣均重也。

辛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宣子
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見
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 報宣
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子晉
黑將作亂去游氏代其
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
使吏數之。遂繼而殺之。黑固
有罪。鄭人畏其
強而不討。因其疾而幸勝之。
亦云殆矣。故稱
國以殺累
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昭公既不能
禮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
輕復經書如
此昭公失國之因。季孫逐君之
漸。晉人下比

之迹不待貶
絕而皆見矣

壬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
子欲卑之。穆叔不可。 ○八月大

雩。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
欲去諸大夫而
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
齊。是簡公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故以自奔為

大雨雹
知天變之由。而弭變者當收政教矣。
如舍中軍。同是致變之由。○再加敗鄆行父
如城費。照襲位世卿句。

六月雨 大雨雹
經紀天道之休咎。以見人為之所感也。

會中
經於列國宗大惡。而斥之於子夷也。
此傳全重天入字眼。蓋惟聖人能造命。若賢
者見識不遠。往也。听天命。把天下事都壞了。
故春秋示責備之意於列國。以訓後之賢者
宜盡人事也。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文正其
本也

癸亥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陰脅陽臣
侵君之象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
魯辭祭衛辭疾曹邾辭難
悼存子

子。悼。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新。宋世子。平。佐。
悼存子
侯皆秋也

淮夷會于申。楚虔殺麋以立諸侯不以爲賊
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而不
敢將

○楚人執徐子。欲效桓文之舉
示威諸侯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列國宗大惡而順其所爲廢人事矣。
執徐三比。是會申一時事。正所謂相與朝事
之以聽其所爲也。須拿定他惟天所相向。發
他口人事爲無益而弗爲意。

秋伐吳
逆夷奉討罪之師。而中國之罪昭矣。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則知非遠人所宜報矣。
重吳崇惡上論師有名。不可予楚。

舍中軍
強臣專兵之謀。乃春秋著罪之詞微。
季氏將自己一分。七貼兩家。却將兩家之軍
各分爲二。而已各取其一。使兩家盡征其一。
公室止有貢而無民矣。故曰益卑。微詞謂不
明著其四分擇二之謀。而但渾說曰舍。使人
自悟其舍之故也。

春秋左傳 合五經

夷伐吳。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夫鄭
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
慶封殺之。盡滅遂滅賴
遷賴於鄆 ○九月取郟。郟
魯所取於是始滅
春秋書取責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子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單公室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
之而貢於公魯國兵權悉歸季氏
矣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
大夫屈申。○公如晉。公此年如晉得善往返
然以莒人之愆幾不免

卷四 昭公

年夷奔
經惡以利相接者尤嚴不義之戒焉。
玩傳前後相應。還重聖人垂戒上。宜以書來
奔而訓重。上斷過。倒書名書法上。發意為得。

盼泉

望國負曲而逞其詐。大夫之不臣見矣。
言以魯受年夷來討。不設備。故敗之。既受其
叛。又敗其師。曾不思伯討而君幾辱矣。何不
巨乎。

取舒 徐越伐吳

遠人從兵有名。故與已進之國同其稱也。
主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向申作。不
以輔伯從善分。

徐越伐吳

徐于聖賢之後。因其善而進之也。
從兵有名。去國有禮。俱重。

合比奔 朝吳奔

兩紀逐臣。見刑人。誦人之可畏矣。
上六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下云誦
人為亂。可不畏乎。

冬叔弓如楚

內君通好。以附夷。春秋之所訊也。
主暨平傳。外附荆楚。向。前遠羅伐吳。賊于房
鐘叔弓如楚。賜且吊。賂。

於辱益習儀以
亟而不知本

夏昔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昔大夫各姓不
登於史冊。年夷

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邑而言及不

以私邑累
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

盼泉。魯地。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
敗諸盼泉。莒未陳也。○秦伯卒。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吳與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
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

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
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
善。而師亦有名。其從
之者。進而稱人。可也。

丑乙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
享之。有加。遵○宋華合比出

奔衛。宋公寵信。闕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
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

敗國亡家
亦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徐儀楚聘
於楚楚執

暨齊平

暨國以附夷得成徑所罪也。

就及字形出暨字。又就暨字。推出齊求於魯之故。暨字是爭寔非斷罪書法。只就昭公當時方婚吳附楚其所以及上奉事者在吳楚而不在齊此一平也。齊寔求之耳。夫齊魯錫舅。怨本當平。又平是美事。乃以附夷之故而得齊之求平。是重在附夷。而不在于平。所以可惡。

暨平 及平

經兩於暨國之平大皆原其意而誅之也。暨與及皆事實非書法重附夷犯大上斷罪非暨與與畏也。

公至

內君自夷而反國春秋因其久而危之也。孟僖為介。禮儀不能相郊。勞不能答。楚靈殺享。既好以大屈。復懼以三鄰。逾七月而後還。危可知矣。

叔弓如晉

即內臣奉使。而見伯國崇侈之非矣。主平丘傳。須本當時楚勢來。得得懇切。起微用平也。

之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冬。叔弓如楚。

聘且甲。吳敗楚于房鍾。

○齊侯伐北燕。簡公諸侯。伐燕將納。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凌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不得已。日暨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

○三月。公如楚。楚平是以附夷而得平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故公如楚。

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丁卯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特以弟稱。若著招。憑

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賀虎也。○楚

不予廢孽之嗣位。正大倫也。
留既為君。不曰陳疾。而係以公子。以立子孫。
未成為君也。不曰世子。而曰公子。辨嫡庶也。

菟紅

經紀望國講武。深示縱橫之戒焉。
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正非礼以動民也。前
段乃後段張本。作文緊寫三事。倒乱臣以下
正意。發味優霜之戒。即指菟紅時言。不必追
咎已前。收直書。

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

鄭楚將討陳故奔

秋菟于紅

菟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

與焉。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直書其事。而自見者也。○陳人殺其大夫

公子過古禾反。○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戊辰九年

叔弓會陳

經因會而存亡國。公天下之心也。
開起陳災。得書之由。倒聖人存陳意。然須
在使畢。歸語上。振討史。不可云中國封建
之固。非蠻夷所得滅。蓋重封建。不重蠻夷。即
使他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矣。民心天德。非
兩件。

叔弓會陳 叔鞅如京

春秋兩因言以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義見
矣。

倒單無味。須如傳叫醒書法。各發聖人所以
必書于策之意。以封建之意。嫡庶之分。立謹

築郎圃

賢臣不順于強臣。忠可知矣。
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作。

春叔弓會楚子

靈于陳。書會楚於

○許遷于

伯也。中國無

夏四月陳災

危外災告。則書楚。已滅陳。何以得書於策。存陳也。

秋仲孫矍如齊

殷聘禮也。

冬築郎圃

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圃猶可。

無民其可乎。

巳十年

春王正月

紀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
施以嗜酒信內貳敗施不足取矣。而可以知
陳氏由以焉。蓋陳桓子若利致諸公。而又益
群公子之祿。私分已邑。而用周貧乏之民。生
會无傳。

三卿伐莒
經紀列卿並將。而強臣專兵之實驗矣。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強臣屢肆專兵之計。驗之並將而罪益見也。
如傳前已舍中軍云。問起作三軍就喚明
在前。方于三軍固在內。應得首。

棄疾圍蔡
經於外夷之討方國。深惡其欺於義焉。
會詐不可分。須串重詐上。氣地云。本心欲
尚云。已不消說了。而又詐誘云也。楚莊
討微舒。仍是貪其國。獨能顯正微舒之罪。使
人寔狀知有大義。遂不計其貪。而予之令度
以詐濟貪。無討賊之功。而祇啟傾危之禍。所
以可厭。

棄疾圍蔡 盟平丘
春秋深惡詐力之事。防禍端也。

比蒲
望國越禮簡兵。經七惡其無本焉。
越禮指備。只點起重無本作。時政在季氏。宜
責之君。喪不廢蒐。是全無孝故忠愛之心。而

夏齊欒施來奔。欒施與高強以兵攻君。官不勝而
來奔魯。方通聘而受叛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前已
舍中

軍。身為猶以三卿並將。平季孫戡中軍四分
公室。至是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
公無與焉。○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庚午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卿與同列之
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虔本欲圖蔡
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
而殺之。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音地。蒐
蒐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仲孫矍會邾子盟

于禚。禚。音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晉頃。韓起齊景。國弱。宋華亥元

衛靈。北宮佗。鄭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

君臣之綱已絕是無軍政之本也。非有門庭之冠句亦要挑見。

盟祿祥

即內臣會小國而得其通好之寔焉。主執意如傳。今魯方知通好句。見邪訴之不可信。

厥愬

既志謀患之無功。亦原其心而已。心欲救蔡。而力弗能。故諸侯無叙。大夫無貶。

厥愬 召陵侵

經于安樣之事。怒其不能者責其不為者。主心力。利字。上晉昭首吳。以合危。澶淵照。下晉定首寅。以召陵城濮照。

臧蔡抗有

愬音印。○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晉之不能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辛未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因其眾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伯嘉卒。

經紀儲君被患。深予其得子道焉。無降伏之狀。正是不念親仇。得子道處。非二意。臧抗只作事實收稱世子。

以益來 以陽歸

而以易詞紀被患之君。惡失節也。主內入國二句。搭以字。与抗字相反。要形容。

晉伐鮮虞

經狄伯固之效。夷室乱原也。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而伐鮮虞之詐。在假道不在偽。會齊師。楚奉孫吳。數句。能重全要。體貼。既莫能收。而又效之意。得末制。治未乱意。要發得痛快。至人慮信。以論亡。變詐百出。夷狄禽獸之禍。將有不可挽回者。故特謹於此。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

遂平。○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

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慆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

鮮虞。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書晉伐鮮虞。狄之也。

壬申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費內邑也。命正卿為王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

晉伐 會平丘
經訓效夷脅貳之事。而制治之慮深矣。
俱本楚勢說來。上不能救。而又效之。重效上。
筮信不可失。又不可棄。下啟其貳。而又脅之。
重啟上。筮君以德脩。臣以禮格。而傳皆有制。
治未亂句。

盟平丘
伯國行詐力之事。皆經所惡也。
上本不能救。來效。滅陳。滅蔡。末世亡國。變詐並興。傾危成俗。下本效。貳來。既脅齊。又脅魯。流及戰國。強眾相誇。恣行兇暴。上信。下禮。義。

盟平丘
經詳紀伯信。深惡其斃力也。
矜其威力。二句。應前叔向曰一段。此是正意。不專指齊言。信。重夷。四句。應前群麻一段。此又就恐迫中。抽其甚者言之。總是個不道。不必牽扯五惡。道字及威力。看春秋禮義之宗。禮義即道也。

執意如
伯國討罪不以義。經原其意而晒之也。
重意字。古又字。謂之伯討。必其關於方伯之。取者也。意如。負以大罪。執而討之。此正方伯之職。今却把大義。都不問起。單以爲一邪。其之。供視君臣之義。及輕于貨財。其意何偷乎。

春秋左傳 卷五

臣强大夫弱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比齊子楚而忘其守林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醉而不可得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楚師伐徐。楚虔次于乾谿。觀從以棄疾命。召比于晉。脅而立之。楚子縊而死。書比弑。君虔罪比不明。○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君虔罪比不明。○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君臣之義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晉成虎和諸侯有心。乃治兵。合諸侯于平丘。而示之威。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定。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平丘。荆楚暴橫。陵蔑中華。其君臣當內納夏盟。外攘夷狄。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

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是○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會盟同地。再言平丘。書之重詞。之國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求逞私憤。故詞繁而不殺。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之心。而以威詐泄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季孫罪在無君。臣之義。晉以○公至自會。歸。季孫故討之。是意在貨財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不稱復歸。者不與楚。度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

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盟楚也。衛地。

稱人以非伯討也。

在齊後。謂廷。同。主。蔡。及。陳。亦。此。吳。自。亡。世。子。之。子。也。歸。者。順。詞。也。

不稱復歸。者不與楚。

不與楚。度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

所吳歸

經紀諸侯復國而示公天下之意焉。
只見夷狄制諸夏以起下公天下意耳。不與
楚滅不與楚封。二句意相開組。蓋必有滅而
後有封。若楚得而封之則亦得而滅之。而封
建之法壞矣。聖人不與楚所以存陳蔡也。存
陳蔡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故曰其以公天
下為心。

批意如 意如至

伯國以利為標。無以宗諸侯矣。
作文要見遠道之甚。無以宗諸侯意。

其所固
有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請季孫

伯○吳滅州來。州來楚附庸也。吳

癸酉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季孫在晉。惠伯私於穆子曰。魯

猶大所命能其若棄之。使事齊楚。何廖於晉
乃歸季孫。是其歸之以利春秋之所貶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魯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卒自外錄者

故書葬自內錄者也
魯人不往是以闕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甲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籥入而卒於其所

此記禮之變
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

卷四 昭公

意如至

伯國以利擇內臣。經深惡其遠道也。
只意如至亦須根執來。遠道道字。對利字看。
甚矣二字。從上文兩個皆字生來。悔字亦不
可畧。

去樂卒事

經紀祀札之合者。志札之變也。
札之變。反札之常看。即所謂禮未之有。而以
義起。非指死生人道之大變也。只說札之
變。以存札之所未備。無不魯意。而其可也。是
設書之詞。須會。

朝吳奔

合五經

經於外臣去國既見諛人之可畏尤見諛謀之當杜也。

上半傳因朝吳出奔而槩論魯事。只味嘆出諛之可畏以為後鑒勿作斷罪語。後去王不能無動明是不責平王矣。志朝吳出奔非志賢士之去國乃志諛之用事也。速飛等語在吳奔後不可混用。

朝吳奔 吳滅巢 說臣用而愛地失楚有亡形二矣。

以兩傳八郢句比上重無極非責其棄朝吳也。朝吳與楚浸相干勸賢有四事去諛為首諸侯之寶三土地為首無極楚之諛人巢楚之邑。

荀吳伐鮮虞 春秋不敗伯國之畧遠以其兵之近正也。不納叛臣正是正兵加敵此亦是窮兵于遠非禦狄之道。但用兵則正而非不仁不義者比故不曰免於貶。

齊侯伐徐 即大國虐小而伯主貪利之效見矣。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此齊景有志於代興也。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兵。鄭言協志相從蒲隧之盟。

公至自晉 內君處困而不自強春秋諱詞以貶之也。志字重看自強之道。不過收政令用賢人而已。要貼困亨意哉。收諱止書法。使公能自強則見止適足資策勵何足為辱而聖人亦不必諱之矣。

鄭子朝 小國備札於內而因得官制之遺焉。主幸官制之猶存作題不妨。

聰明卒使吳師入郢可不畏乎朝吳請費無極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不覺亦不智矣故特書出奔。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以為後戒。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故稱其各氏以克於敗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以人請以城降使其民見日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十有六年 諸侯不合見齊景公有代與之志。

春齊侯伐徐 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鬲無伯也。楚子誘戎 楚子各奔吳討亦民謹也。

蠻子殺之 戎蠻子嘉也蠻子不夷之亦也。名亂而無質畧之也。

夏公至自晉 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卿共葬事。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 公與之燕鄭子論官仲尼聞而學之。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滅陸渾

伯臣兵舉于精華則義可無貶矣。全重密邇王室上晉意本為貳楚非為靖華聖人不論晉之舉兵謂何但論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構處義當據斥兵辟土服遠者不同故雖無褒而亦不貶。

伐山戎 滅陸渾

經紀伯兵記畧遠而怒靖華焉。傳辟土服遠以高強伯句即指滅潞甲故以題宜比作全重遠近上發。

星孛大辰

經紀星孛寓王室之憂也。

長岸

強夷無克敵之功由用人非也。言戰不言敗是事實非善法作文就無極說。本末作先後字看由字指用全得失言。

廣土眾民不足恃意要發。

長岸 吳滅巢

外夷而見凌而失人失守之戒昭矣。與朝吳奔滅巢題相同但彼處上比純重信說而此則重去賢耳。

宋公伐邾

經於大國討罪之兵而全其善焉。善上長善字正應其善意也善字全重歸郵俾上不宜以討罪並言蓋宋所以報罪執言其意原為歸郵俾也。

伐邾 圍蔡

經於報罪復仇之兵而怒其貪與暴焉。須以邾蔡之暴揚起聖人善上長惡上短意。

春秋左傳

合五經

卷四

昭公

十三

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荀吳舉者以密邇王室之戎而膺懲之僅得無貶則窮兵於遠處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不言敗勝負敵也策士奇才為敵國用吳日益強而楚削也。

丁丑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郕。

○邾人藉稱邾人襲郕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及邾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戊寅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許悼公瘞戊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齊故。

齊故

曹會奔
經於賢者之後。因其去國有禮而進之焉。
會之賢。雖在待放。而經所以賢之者。全在于
臧之後上。玩焉。可善焉。亦不可說得會太
好。苟非臧後。則此亦常札耳。

華向奔陳

即大夫去國之由。而不臣之禍大矣。
傳雖無斷罪語。狀其所引事實。則宋尤之無
信多私。二大夫之叔公取質。皆罪也。宜以宋
尤起倒二大夫作。

南里叛
大夫據國以逼君。春秋深罪之也。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向重。見得分國而叛。
與他叛異。收係宋。

華向入叛 亥奔楚
春秋詳詞以紀叛臣之出入。所以甚其罪也。
主傳其出其入。皆以之。

朱奔
即諸侯見逐。而說臣之禍大矣。
見朝吳奔傳。無極先以計出朱。而後以巧言
止楚君之討。叙事要明。勿誤作楚平聽無極
而出朱。亦不責楚平。只見說人可畏便了。

春秋左傳卷四 昭公

冬葬許悼公。

已卯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反。出奔宋。
公孫會子臧之子也。以其賢者之臣。何可善焉。斯進之矣。
莫公。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

族也。其日公孫賢之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靈之兄縶。齊豹殺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

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但書三子何凡。○十有奔罪也。眾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

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辰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南里。宋城內里名也。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

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出之也。○公如晉。至

卷四 昭公

河乃復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辛巳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莒敗齊師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羣公子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求助吳楚

據其國都以叛必誅之賊也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怠于救患而宋又從之大罪也

○大蒐于昌間非地也權臣專行公不與也

魯地仲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據大

夏四月巳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周景王崩

華向奔楚

經於逆臣去國詳罪夫縱之者焉。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之罪。一一發明。摠收三書法要以華向之惡說起。

昌間

經於望國講武而以亡本亦戒焉。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何以蒐為句。此去如札何如樂何也。要將蒐之本意講得極明。自朕見得與魯國毫無干涉了。

蒐紅 比蒲 昌間

望國昧軍政之本。即廢蒐無益矣。以非時非地提過。隨將叔臣專行。畧做到平日失軍政之本作。

鞅如京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只就家天下說。而無易樹于一句。極重此乃家天下要訣。責景王全在此。

猛居皇

觀置君之權在王臣。而忽本者之罪見矣。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也。收以字居皇意。照傳後微之。

入王城

春秋表王儲之正。而深致戒於臣之專焉。不必必上責劉單。須就時當其變上用。慨嘆語。發垂戒意為得。

壬午二十有三年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故再書於策

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日以者能廢立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猛無寵

○葬景王王室亂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

國本之下正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猛無寵

有尸單猛朝之變故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

內臣不屈于強國以禮立身可知矣。
見舍至傅却却夷抗宣子不為感惕止申豐
拒執子不為利我。

執叔舍

伯主失勤王之義經以微詞著罪焉。
只重不親往徐遺帶說晉為方伯向不可忽
言其義無可辭也。

首止 圍郊

春秋詳畧伯國之行事律以尊王之義也。
以勤王尊王之義乎向發出將以向提提分
作。

庚與奔

春秋他存外君之出為不仁者戒也。

重庚與不仁一意而郊公依傳帶後為妥

雞父敗獲

經詳者交兵者之失而尤當謹分之意焉。
只重謹分一意罪吳詐勝胡沈自取俱在敘
事申點被要重發顛沛必於是意若曰即當
喪敗之餘而君臣名分一毫不可得而紊也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被禍而致意焉。
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作上
二比配入流水遞講滅者一國之詞獲者一
人之詞。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舍。魯取邾師邾人戀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

執之。○晉人圍郊。子朝邑也日晉人微之也天

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義
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庚與虐而好劍鑄必

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

不書微。○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鷄父。胡沈沈子逞滅獲陳夏葛。音業

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

則或戒或獲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

勝於前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日滅日獲

別君。○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臣也。○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書有疾乃

癸未二十有四年

如晉有疾復
經殺內君事伯之耻。訖其不自耻也。
殺耻。是殺于前日無疾見却之耻也。以為可
耻而殺之。便是乘時了。

舍至晉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此題只重以礼立身講以平日事君之忠。挑
剔講為是。

滅巢
經紀外夷失守。志危國之漸也。

黃父 會危
春秋重王事。而不輕有所褒貶焉。
俱以王事為骨。使以有功于王而褒之。則臣
子之恥。謂何。使以無功于魯而貶之。則成周
之令。謂何。

鸛欲巢
經紀望國物。災人君以德消之也。

大雩又雩
望國事禦災之文。其不自省甚矣。
以人勝天。是宣王事。應二雩。以德消災。是高
宗事。應來巢。脩政任賢。所謂禦災之本也。以
天時眷顧之心。發起而以列位有人。用况字
点入。

來巢 二雩
合五經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叔孫舍至自
孟僖子 大夫推而致矍。矍在此得書

晉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
其姓氏賢也 舍以禮立身不屈於強國以忠事王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巢楚之附庸書吳滅巢著天郟之漸
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

○葬杞平公。
則不君矣

甲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意如遣正卿為已 逆婦專恣甚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將以助殺去而立子朝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范獻子 音甫

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者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成人將納王然則黃父之會王
事也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
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
有免於譏 ○有鸛音欲來巢音所無也故
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再雩旱甚也書此 以志禦災非道而

區區於禱 ○九月己亥公孫遜于齊次于陽
齊魯境上 祠之末也

經而紀少異之矣。而深責內君之不自省焉。

孫齊次
內君去國。由昧于處屯之理也。
次揚州。是事實。孫字。是書法。不忍一朝之念。
求逞私欲。應正身率德。向以群小謀之。應擇
任忠賢。向消息盈虛之理。要講得透。

野井
經於大國省內難。而交訊其昧禮焉。
魯以正身治人為禮。齊以扶君抑臣為禮。上
邊有本字。下邊明其無納公之寔。宜以失職
對昧禮作。朕玩傳兩邊皆從禮典詞上說。

次揚州 亂郭
而即去國之事。而君臣之失職各見焉。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朕字重看。各論其取。
發變常意。

居郭
春秋特紀內君之所寓。存一國之所也。
居字重看。存防處。全要發非大夫所得專意。
土地人民重講。

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而廢義者之罪重焉。
以季氏昭公提起。倒景公作。仍以季昭翻入。

郭陵

合五經

卷四

昭公

十八

巴州。內出奔稱孫隱也。次。齊侯唁公于野。

井。唁弔也。生事曰唁。昭公喪齊歸。無慶容。而
不顧政令。在家而不取有子家子之賢。而

不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
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
也修。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

佐卒于曲棘。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外舅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
心。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
故卒于封內。特書。○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魯

邑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
鄆使居之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

乙酉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
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之邑。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
貨。申豐貨。梁丘據言於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書公圍成。則季氏之
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
之職。其罪
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而謀納公

齊侯爭伯。見晉侯會利。而失人心。

師大國謀內之好。而見伯主會利之故焉。
主意如至傳。要見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此
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為糾合之謀。子鹹于沙
之漸也。

紀王道之微。有貽其禍者矣。
王道之微。自天王為臣。下所納上見。收書成
周。

子朝奔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狗私者戒矣。
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
都是剖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作罪景王
語。

會危
經不累謀殺之會。而見所收之情焉。
重不以一人廢眾人上。成周事。依傳用况字
點入。不可兩平。即會即于輕重內見之。

盟危 文十五 會危
春秋不累眾伯國狗利之事。以大義之猶存也。
傳原引上比來。協此會書法。同車作為是。

居郟
經于內君返國。而兩示崇君之意焉。

也。○公至自會。居于郟。公在外也。至自。○九

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東周也。其曰成周者。秦離隆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其世適罪著矣。
不日入于京師。京師眾
大之稱。不可係之入也。
子朝卒。不能立。至于奔楚者。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不可以私愛是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景王寵愛
子朝將斬
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
見非而天下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丙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郟。
言在
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
公子光使專諸刺僚。而稱國以弑者。婦非大臣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魯人。
悼

邾人。滕人。會于扈。
宋衛皆利。納公士鞅
取貨於季孫。辭以難
復夫以賂。故不克納。而大夫皆序。何也。利於
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不納者。獨范鞅
主之耳。又况成
周之令行乎。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邾魯鄰國。受
其通逃。書之
以示
譏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郟。
公以齊之
甲我也。遂
歸明年
如晉

丁亥二十有八年

如次
內君求伯而不獲。春秋深罪之也。
書次乾侯不得見于晉也。群書所在。季氏逐
君之惡。不待言矣。至此全罪昭公不君意。

高張唁
經紀大國省難。而深訖其失取焉。
稱主君。比公子大夫也。豈得礼乎。礼字與野
井傳礼字同看。不可輕。

高子盟 高張唁
春秋兩紀伯國省難。予盡取訖失取也。
主孫之先世。嘗主夏盟。桓能紹大公之旧
職。景不能紹桓公之舊職。

鄆潰
內君之失民。而自棄甚矣。
此傳是因鄆潰而求其故。因斷昭公自棄之
甚。字要發。

在乾侯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訖諸侯。帶
檢二服。俱責不討意如。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如晉將

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
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使公
復於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戊子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乾侯

晉境內邑 ○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復如晉。冀晉見
恤也。而晉復不受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
民。非其有矣。故書以為戒。

己丑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書公所在。而罪臣子
護諸侯之意具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徐子章羽奔
經深絕被患之小國以其志不立也。見疾譚傳要發責弱者不自強於為善意。

適歷

經于伯國罷惡而直罪其失取焉。士鞅貪利是事實寵以會禮專罪晉君要本晉實主盟來斷發味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意陸淳語是引証荀躒只可帶言曰以君臣並責未是。

公圍成 適歷

二國徇利而党惡皆悖君臣之義也。以行貨齊晉提叙起分作齊景惑保止批之言晉定惑范鞅之言后以從自及帶之。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吳伐徐徐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

庚寅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力狄

于適歷。適歷晉地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

之為人臣可知矣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

乾侯。盟主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

來奔

外臣以地接內春秋著移受者之罪焉。主庶其奔傳黑肱邾大夫也。與邾快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故交貶之。

朔日有食之。

辛卯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公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

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經志夷狄之相攻所以謹其始也。以吳越之始事也即始要終可為進兵者戒也。

秋七月。

卷四 昭公

城成周

經於列國勤王之役。而溪傷王道之微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於城。則不可言京師矣。與上京師不可係之。入言入則非京師矣。同意秦離降為國風。自降也。稱成周亦狀。

春王

經畧謹始之文。以始之不得其正也。

定之得立。非無君所命。而受之意。知是制在人臣。不得正矣。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

春王 謹始之義昭矣。

執侯 春王

經紀國君有不得正其終。有不得正其始者。只主傳合。

執仲幾 執樂祁

冬仲孫何忌會晉 定 韓不信楚 景 高張宋 景 仲

幾衛 靈 世叔申 鄭 獻 國參 曹人 聲 莒人 郊 薛

未公薨于乾侯 杞人 悼 小邾人 城成周 十有二月 巳

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 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 辰 元年

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昭公喪未至定公 三月 未立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

晉人執宋仲幾 幾音 于京師 幾則有罪矣然不 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為其是執之

春秋兩於伯討而訊其專與私也

仲幾固有罪狀不告司寇而執于天子之側

上侵之漸不可長也執樂祁雖有名狀不由

晉君而出于列國之意下移之禍不可忽也

戊辰即位

經紀國君定位之猶時見國本當豫也

重發亥戌衣說喪不至原不可主喪至而執

侯六日故云遲也貴早定國本只在即位上

論非定儲之說全重垂鑒不可斷罪以意知

立場宮

望國崇達祀經訊其非祀焉

煬公伯禽之子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

立煬宮 立者不宜立也宮廟

餘世矣主之不但耐禱亦以掩舍于主第之

非耳專責季氏

預霜殺菽

癸巳 二年

冬十月 預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

秋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 大雩

於天子之側此篡弒之萌履霜 之漸故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意如所制 不得專也

夏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昭 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然後喪至 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戊辰益遲速進退為

意如所制 不得專也

意如所制 不得專也

即天道之過嚴見失刑之應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赦以季氏
專叔刑罰過當之象。

新作門觀

望國習備以興役經示正本之意焉。
身正者物必正向最重定公初立在此難之
時理所當為正宜如外煩從他適宜革之時
發不能草意通徑與後皆重勞民以此重取
臣須也。

作南門 作門觀

而訊伯國備制而保民馭臣之道寓焉。
僖本有而改作定因灾而後為供是備制而
以勞民馭臣對。

如晉至河復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音貫災。

秋楚人伐吳襲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習舊而不知以為非

王乎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

甲午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意如擅立定公

盟于臯臯于臯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魯大夫而盟諸侯

會交失也

乙未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

侯中山不服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

內君見於伯由嗣立之非正也。
見臯臯傳左傳雖無事實以昭公如晉例之
則知此舉必為晉所辭矣晉雖不果納昭公
昭之廢務人而立衍晉所知也且定以得國
非正不敢告于晉故晉怒而拒之後乘召陵
之舉劉子及諸侯皆在故求之耳。

盟拔

春秋紀信而抗君與遺親之失著矣。
備郊好也魯以大夫而盟諸侯索君臣之分
也邾喪未期而出盟會薄父子之親也。

召陵侵

伯者奉天討而沮于利。春秋深陋之也。此題全要發陋晉意。蓋當時楚之憑陵為甚。已極。晉固蔡人之請為之請命天子。以大合諸侯。至于元老下臨。此誠曠典。若能奉揚天討。致請楚罪。將與方叔召虎之師爭烈。雖桓文報楚之功。且出其下。而乃以荀寅貪貨之故。將義舉頓隳。眾心星散。無功而還不亦陋乎。雖堂上正上之師。何異于潛行竊發。敵覺而無功者哉。故書侵以陋之。

召陵侵 吳伐我

魯命棄國之失。揆於勢而益見矣。命不可陳。況兵勢可為乎。國不可棄。况國勢足守乎。兩邊有二人証。

臧沈歸

庸小討叛者。皆昧反己之道焉。

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邾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景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為喪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請師于晉。晉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荀寅求貨于蔡。弗得。遂辭。

蔡人晉無功。而還書侵陋之也。為敵所執不死于位。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帥師。臧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會。召陵。晉使蔡伐之。書臧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

罪蔡。○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反。○於意如今會諸。○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侯求為此盟。

陳慧公。○許遷于容城。許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王卿士不卒有則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楚為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著其暴也。○葬劉文公。吳能所祭以天子命。與師救蔡。如此其易。故書子鞅。蔡以吳善伐楚。鮮蔡圍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蔡用吳師。特書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日以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保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

○庚辰。吳入郢。入郢舉號何也。君舍於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

臯鼬

春秋紀盟。而君內君求援之志焉。只發他愛國有熱。而求盟便了。傳原無斷罪語。舉鼬之盟。第書公及。是以顯魯志矣。義不係于序也。且謂無關於天下之大義。謬甚。

楚人圍蔡

外夷肆暴。陵夏法之所不貸也。見柏舉傳。以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其長惡不悛之罪。

柏舉敗奔

經嘉遠人從義之笑。即顯伯主棄義之罪也。首段稱子。明是子吳次段書。以明是罪。豈何。以不言救一段。辨明子吳。乃聖人樂予人為善。處即以足首段之意。

春秋深惡貪臣。因失節而賤之也。貪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二意串下。還重貪上。久臣到貪。以敗國。原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死。則益見其可賤耳。

吳入郢。經。黜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秋。道重。亂男女之配上。作文常要連上功罪。比斷方見。善小。惡大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榮。乃為聖人之公心。乃為奉天討。

於越入吳。春秋初紀強夷之被患。戒力勝也。只說力不足。恃不可云。恃力之報。

丙申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饑。於越入吳。吳在楚也。

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虞不服。則又圍之。君子是以惡晉。

丁酉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滅許。因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楚敗也。

公至自侵鄭。為晉討鄭危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獻鄭。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飲酒獻楊楯六十。范獻子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乃執樂祁。楯食允反。

冬城中城。三家侈張。公懼。修內城。譏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于齊。故圍之。

滅許斯歸

小國被患而其自屈。經所以絕之也。見滅黃。傳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苟向罪鄭。意只提提。

執樂祁

伯臣以私討罪。而君叔移矣。私意二字極重。使范趙方睦云。正見他私意可以私威人。則亦可以私福人。故提束之曰。威福之柄移矣。全要發感慨意。

執意如 執樂祁

經紀伯國討罪。有訊其不以義者。有訊其不以公者。

盟鹹
即二國叛伯之迹。以見貪利之效也。
此鄭叛晉也。因晉未貸于蔡。伐楚無功。故叛之。

盟沙
經紀二國之特盟。而伯業之衰可見矣。

伐西鄙
大國恃力以凌內。春秋罪其不德也。
齊景乘晉之衰。不能以德懷諸侯。而恃力加。是知時之可為。而自失其道也。

侵齊至 侵齊至
望國而犯大以結怨。其求成有自矣。
見暨齊平傳。以及齊平之張本也。陽州門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鉅之射。廩丘攻而主人焚。衛陽帛有冉猛之訊。

會左
經立重衆之文。戒臣不可專兵也。
以重謹。執上專。執不責。士執。玩於以見人臣不可云。去。不可字。只是垂戒耳。通篇在書法上發。

禁林 會九

戊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

行人北宮結

結非伯

罪均矣

伐我且報

盟于鹹而鄭叛

鄭伯

盟于鹹

於衛

齊人執衛靈

衛侯欺其群臣以給晉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

九月大雩

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冬十月

己八年

春王正月

公侵齊

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景○門公至自侵齊

攻廩丘三月公至自侵齊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

晉師何也見人臣不可

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公至自瓦

經而於伯臣用眾而示謹戒之意焉。
搃重兵於非人臣所得專意。只點着執在中
不可兩分亦不可入罪。

侵鄭遂侵衛

經而伯國之討或嚴貪利之戒也。
主朝敵傳或書侵以陋之陋字在貪利上。

從祀

陪臣假祀以行私春秋誅其情之迷也。
滋味全在特曰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
之上句

盜竊寶玉大弓

經紀分器之失昭不恭之罪也。
以先公之分器而盜得竊臣子不恭之罪見
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

盟。○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

秦伯卒。

辛丑十年

得寶玉大弓
以分器而至於復則失守者之罪矣。
此題是即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為不恭
須有分統不恭與肅敬之心相應守字極重
看雖字從字即此可懸見魯事之非矣。故搃
之曰其能國乎。

齊衛次五氏

即與國從皆伯之謀而伯業之衰見矣。
見朝歌傳前此衛侯款叛晉諸大夫猶不可
故托之執結以掩耳目至是則顯叛矣。

夾谷至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為大矣。作文只就後人論孔子說此傳主理字。下傳主札字。不可混用。須重發天下莫大于理。而強眾不與意。不凌貴于替孔子也。無書法。

夾谷至 圍成至 聖化行于外。見順理之效。聖化阻於內。由得政之淺。都在學者窮經上看。要嬰以正卯。各点入。

聖人相君而能化強。內臣為國而不能自強。夾谷至 吳伐我

歸三田

以札化強之迹。聖人不嫌于存焉。以札責齊。即卻夷停三事。績全在心服上見。主此作文。而不嫌自序意。大發一段於後。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侯使萊人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以兵劫魯侯之田。一言而威重於三軍。亦順理而已。晉

趙鞅帥師圍衛。儀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此獨書來歸何也。齊人心服而歸之也。聖人以禮責齊。齊歸三邑。以謝過書曰來序。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侯犯以不能副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師圍郕。疆可

知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樂大心出奔曹。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宋公子地出奔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三國復於晉。叔孫州仇如齊。侯犯以郕奔齊。齊人又致郕叔孫如齊。謝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雖故致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也。

圍郕 圍郕

叛邑之強。大夫有以故之也。

三家專魯。不忠於君。至是家臣叛。雖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故極事直書。欲其反求諸已也。

地奔陳

經紀貴戚去國。而歸責于其君焉。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魁。欲公恥而與之地。怒。扶。魁。奪之。公。泚之。因而出奔。重責求公。待弟之薄。

辰暨奔

經惡大國之薄恩。而兼罪乎昧。又失節者焉。下二項書法。按在暨字。宜一頓。而脚。意要相承。提結書法。

辰自陳入。大心自曹入。
經誅列卿肆叛。而兼責夫党之者焉。
通傳俱發投意。而後曰。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語意似有輕重。宜將四卿大心重發。而以陳
曹如傳帶二小服于後。

辰暨奔。辰及叛。

經于叛党出入。而不終別其罪者。示尊君之義
也。
只用稱暨稱及一段倒罪佗驅。

壬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卿在蕭叛大心自曹從之叛可知矣入

逆詞也書自陳自曹結鄰以叛陳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旋如鄭洺盟。
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癸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

彊帥師伐曹。
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
三卿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

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始叛晉也 ○十有二

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

聖人兩羊強都見禮之可為國也。
只重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上。墮二邑。正是以禮為國傳言此雖一節之事。乃可以大行之兆。非謂墮二邑。乃以禮為國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之事。要重發傳只云行之魯國。而準諸侯大夫。俱就五百里內言。時文添出行乎天下。甚斜。

盟黃。
觀盟國之背伯。而貪利之效見矣。
主朝歌傳盟于黃而魯叛。

私邑強于前而遂革于后。聖人謹禮之效也。

盟黃。
觀盟國之背伯。而貪利之效見矣。
主朝歌傳盟于黃而魯叛。

圍成至
內君危於討叛由聖人得政之未專也
以強與危罔起而推其由云云主後人看聖
人說有誤為聖人惜之七意全是憑明年再
相一段証得圍成時得政未專不可虛說

圍成至 曹陽歸
辨言之不可聽于沮聖亡國鑒焉
皆辨言亂政少正邗公孫疆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疆也其致危之也

甲辰十有三年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師伐晉次于垂葭

以爲援

夏築蛇淵囿。不時○大蒐于北蒲。魯既叛晉三桓懼人之圖

故數蒐焉○衛公廬孟彊帥師伐曹。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之入拒范中行也直書曰叛何也

人臣專上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夜入于朝歌以叛。晉知文韓簡魏

襄子與荀寅范士吉射相惡請逐荀范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晉趙鞅歸于晉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書鞅歸于晉罪晉侯

縱失有罪無政刑也○薛弒其君比。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

乙巳十有四年

晉陽叛
經深貶大夫擬邑明人臣之義也

鞅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晉也但專上與兵以拒人而不知投鼠忌器之嫌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與別處書法不同

朝歌叛

經紀伯臣替君之迹見伯國貪利之效也
貪利非直書晉君蓋惟政專于臣而不能取故賂行于下而莫能制耳

平丘 召陵侵 于咸 于沙 五氏

伯主失內外之心貪利召之也

鞅歸

春秋列解

合五經

卷四 定公

三十

春秋易叛臣之歸國。見伯主政刑之失也。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繼釋有罪之非。論政則臣不可皆君。論刑則皆君必戮。或分貼大惡載書二句未妥。

叔成奔

經於大夫去國。交者君臣之失焉。

靈不能遠色。失齊家之道。成不能賤貨。失保身之術。無書法。

構李

經紀遠人之交矣。而著其用詐焉。書敗者詐也。只是紀寔。原無取詐。

叔成欲害桓子之室。夫人勸成爲亂。故奔趙陽。成之党。故亦出奔。
春衛靈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靈公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以言見惡於衛侯。亦昧保身之道也。○二月辛巳。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音聶。頓欲事晉背楚而一狀歸。絕陳好故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檣。醉李。

吳子光卒。吳伐越。越向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救范中。

○公至自會

石尚歸服

王室行禮之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見南季聘傳。與季聘同。但須切歸服上生議論。方不泛。曰主所存者。若與祭。不若上說爲確。

崩贖奔

經者忽國本者之罪。而尤惡夫啟禍者焉。

細玩側重。靈公爲是傳首世子國本也。一句極重。下雙提。一則曰。以罷南子云云。一則曰。以款殺南子云云。雖各著其輕付託。而恣行之實。狀兩個南子字。分明說出禍根。以爲下文。靈公不能正家之案。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范天王使石尚

來歸服。市軫反。○受服禮。○衛世子蒯聵出

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叛而後奔書。○大蒐于比蒲。屬公也。

○邾子來會公。來而不用朝。○城莒父。音及。

○霄。公叛晉而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丙午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以去年來會未成禮。故復來朝。卑屈甚矣。

滅胡豹婦
小國啟惡而失節。經所以注重其罪也。
以楚罪畧而重責胡子。而以自取失節。雖
收書名。書法以婦帶收。

伐宋
經于貳國用兵。而深惡其党叛焉。
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國以居其叛。此不
待貶黜。而罪惡見矣。宋公子地奔邾。邾人為之
亂宋。歎取地以處之。

次渠蔭
經惡二國之駐師。以其無恤患之心也。
書次不書收。說無名妄動。而非救也。

城漆
經紀合時之役。所以重民命也。
邾子事。魯謹甚矣。願可以誣邾之故。而重勞
吾民乎。

圍蔡
經怨外夷之復仇。存天理也。
禍及宗廟。二句極重。終是不共戴天之仇。蔡
既當報。則楚自可怨也。除衆迂國。正与宗廟
父母對看。怨出于不慈。意須數。

入郢 圍蔡
經怨外夷之報。怨以其有當報之又也。
不共戴天。外正在入郢。

食牛改卜四月郊
合五經
春秋訓解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歸也。故楚子書歸。而胡子豹名。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胡豹乘楚之約而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
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蔭。謀救宋也。○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辛巳葬定妣。

冬城漆。謀伐邾也。

哀公。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妣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

丁未元年。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怨也。故○麋鼠食郊牛。改卜牛。特書圍蔡而稱爵。志不敬也。

卷四 哀公

望國僭禮經因失而志焉。
只重僭禮所以不時不敬終之收因事而書
以志其失。

伐晉
經惡凌伯之兵因傷伯業之不報焉。

伐邾
望國加兵于恭事之小失道甚矣。
邾嘗事魯矣又來奔喪今逾年而伐之蓋
利邾之田不顧禮義矣。

伐邾取田盟句繹
經詳望國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所歸焉。
以哀公縱叔作一頭以邾子昧禮三卿昧也
作二脚故詳書以著其罪書法三人伐一人
盟是解事實不必重只起處点破。

盟句繹
紀內卿報德之盟而君臣胥有失矣。

納蒯聩
經于逆儲爭國而拒之者之罪重焉。
此傳頭緒雖多歸重只在世子二字此夫子
不為之旨可破嫡孫當立之說大意謂蒯聩
天理固所當黜狀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輒乃率國人而拒之以子拒父可乎。德以罪
輒為主而執其大臣俱餘意。

戰鐵
伯臣構怨而在憐力之心春秋貶之也。
齊輸范氏粟于姚送之此鐵所為戰也。狀
春秋則解 合五經

志不時也
夏四月辛巳郊。魯之郊禘非禮春秋因其失禮
訓之義
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晉為伯主而諸侯至於合從
之無
伯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隱

戊申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隱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音句。邾子來奔喪
不免於見伐不知
以禮為國之故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滕朝。○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蒯聩之於天
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聩
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
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
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
鐵鄭師敗績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故以趙

邯鄲爭竟晉陽舍甲缺寔致其敗今復志戰則主者之罪大夫故主晉而書及

遷州來

與國失謀以啟患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威庸州來

用善謀以定國者可恕無善謀以危國者可記

圍戚

春秋紀兵而先大國厥覺惡之誅也

鞅王此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

臣擅殺之也

殺其大夫公子駟蔡吳所遷也經以自遷為文何也蔡既降楚復背楚

請遷于吳而又自悔謀之不臧甚矣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

己酉三年

主者衛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久與衛之為惡而克之也

春齊景國憂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禘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以大變弗圖而城邑不畏

桓僖宮災

經紀先廟之災因見廟存之非也

世專國政一段雖作二官所以不毀事實即以此便可斷罪與楊官武官意相似但此則就狗私說耳孔子聞火而知為桓僖亦為其廟存非礼宜為天所災也

放獵

與國委罪於忠謀之臣失政可知矣

以遷吳為非獵之忠謀也不從則已復歸罪于獵誰復肯忠于國哉故書大夫而稱人若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放非責衆人正以深責君也

辰奔

大夫與逆謀而去國春秋深罪之也

天○命宋樂髡帥師伐曹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

獵于吳善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圍邾邾已受盟二卿踰年圍之棄信亦已甚矣

庚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又遷公孫翩

逐而射之○蔡公孫辰出奔吳辰與聞乎○葬秦

執戎蠻
經於伯國婚夷而深惡其不執焉。
外夷狄是通倒。只點過詐執作事實。重晉主
夏盟四句作無罪意。亦要見惟無罪而執故
知出於畏楚也。京師字。要發透書法帶過稱
人重歸于上。

執曹界 執戎歸
春秋殊詞以紀伯主之虐夷。所以傷其不執也。
當体界宋以致楚。形容畏楚方有情。

伐衛
伯臣假納君之名以報怨。春秋深惡之也。
私于蒯聩以求其入。已非春秋之所許者。况
實以衛助范氏之故也。而假納蒯聩以為名
乎。

鮮虞
經紀伯國之用兵。而知伯業之由衰矣。
數伐鮮虞。諸侯遂失今又伐之。則晉伯業之
衰。皆由貪伐鮮虞故也。

伐陳
遠人騎兵以備怨。春秋所以秋之也。
夫差備怨騎兵。以臥疾亡。故春秋秋之。

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天無伯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即無忌
景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弒君黨 ○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趙鞅
日晉國未寧安能惡楚乃

詐執蠻子以界楚師。晉主
夏盟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備晉也 ○

六月辛丑。毫社災。
毫社殷社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辛亥五年

春城毗。
音皮。毗魯地城以備晉

夏齊侯伐宋。
齊圖伯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助衛

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甲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壬子六年

春城邾瑕。
邾邾邑城以備晉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

鮮虞。
治范氏之亂 ○吳伐陳。
復修舊怨

來奔
二臣委君而去國春秋深罪之也。
陳乞將立陽生故先逐之高國為世臣洗君於昏受顧命而立荼又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罪其不忠。

陽生入
徑惡爭國而原罪于故亂者焉。
不稱公子責陽生殺父所愛奪父所與自絕于先君誅不子也陽生係齊景廢其嫡長立其庶孽階亂于后入誅不父也而對。

及荀息 陽生入
春秋明人臣之義而中主獻諛者均執焉。
克罪在稱疾不出乞罪在詭辭以對乞蓋居陽生為奔貨矣。

入邾益來

經不諱內君之惡預為彰善之地也。
只在款見後書四字上透發荀不書款則後日歸邾之美不明是諱其惡者反為沒其善矣不諱惡正是道大德宏明於然後可以云云。

入邾益來 歸邾益

內君為惡而能去春秋不諱以彰其善焉。

宋圍曹郟救

與國被患而伯國莫恤自取之也。
主陽歸傳以宋伐晉不救為案以皆晉好宋為斷郟救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高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叔

還音旋 會吳于柤。始結吳好也政之不修親吳以資其力君子恥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

乞弒其君荼。首徒○陽生繫之齊者景公廢長立少著亂所由生也弒君者

陽生與朱毛曷為書陳乞以獻諛被弒君之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丑七年

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定魏

曼音萬 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郟。吳欲伯諸侯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恃

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

邑辱國亦甚矣。○宋景人圍曹。陽○書圍曹罪宋也。

冬鄭聲駟弘帥師救曹。陽○書救曹與鄭也所

甲寅八年

曹陽歸

經魯復國之寔戒自取也。此題宜重發不言滅意。上下無同力。要描寫辨宜指伯說背晉好宋即亂日政矣輕重之權衡言自取罪重可憫情輕也。

吳伐我

經諸望國下敵而謀國者之罪見矣。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末禮又自強向重看。垂成後世說偷生云云而不知耻甚慷慨。此意要透。

戰即

宋楚乎。袁婁。吳伐我。經諸望國之屈盟以其無自強之臣也。以戰即起書法而以元佐比斷微虎即甘城之策。景伯亦國斃之意。

即望國失地復小之迹而美惡不相掩矣。

春王正月宋公。人曹以曹伯陽歸。曹伯好田。說之曹因背晉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削其見滅之實以著其自取滅亡之禍也。○吳伐我。吳為邾故伐魯魯未及虧是棄國也。

取滅亡之禍也。○吳伐我。吳為邾故伐魯魯未及虧是棄國也。

是棄國也。

夏齊人取讎及闞。尺善。○歸邾子益于邾。益之名吳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音卒。○齊人歸讎及闞。歸者順詞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改過遷善之

闞。歸者順詞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改過遷善之

重下此作。

歸讎闞

即大國歸地之順而遷善之美見矣。

順詞是事實齊歸地之順固由魯歸益之順狀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存上見。由此齊無罪魯無辱我一迂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且大何如。只要見得改過遷善是個好事不貴板上替魯書法照傳末收。

益來。取讎闞。歸益。歸讎闞。

觀內君所以君逆順者而去惡之美見矣。傳首二段乃勸戒之意非止註也。宜以二項輕叙起。即從齊去逆效順上發。曾迂善之優改過之大逆詞順詞俱事寔宜倒不諱入邾云。

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乙卯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聲。

師于雍丘。鄭圍宋雍丘。宋取鄭師。

夏楚人伐陳。閔。○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聲。○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亦云僭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甚矣。

國亦甚矣。

冬十月。

皇瑗取鄭師于雍丘。

春秋列傳。合五編。

卷四。哀公。

三十七。

大國併力以圖人春秋惡其殘民也。
主鄭人伐衛傳許瑕特子膳之嬖欲外取以
自封皇瑗乘子姚之敗而悉俘以快志觀其
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張羅二人婦則殺人
多矣。

會吳伐齊
遠人虐禮又之國有狄道矣。
變之正非及正也前既後歸前請后辭故曰
變歸所當歸詳所當詳故曰正只就背正理
上斷吳有狄道。

侵齊
伯國利難也春秋罪其不仁也。
吳仇遠齊長而去之晉乃乘齊長而伐之不
仁甚矣故書侵。

結伐陳吳救
經抑外夷之恤惠重傷中國也。
傳深著楚服乃啟傷中國之哀句謂楚有如
此之罪諸侯傾縱之而待救于夷也。現傳首
救在夷秋則罪中國及未引夷秋之有君云
云可見此題須痛楚傷中國意與注上棄又
不同陳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同休戚意

國書伐我
經于望國被兵特示省躬之戒焉。
魯曲只在會吳伐齊不必又扯入邾前曲直
二段正引楚魯人何名向耳曲直自我而不
係乎人正解我字之意我字極重分明欲魯
省躬服罪非泛泛也。

丙辰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夫伐齊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
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

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恐以夷狄之
民加中國之君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聲○惡也○晉定趙鞅帥師侵齊齊

晉可以討矣晉伐喪故弗與也○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

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彊蒯瞶之黨
挾齊歸衛衛

人納之世子○薛伯夷卒歸之自也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閔吳救陳此書救者善
之也救在夷

狄則罪中國吳救陳是也吳以號舉而
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哀也

丁巳十有一年

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不書四鄙特書伐我何
也邾子齊出魯嘗入邾

齊人取邑請吳師及歸邾齊人歸邑辭吳師
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特書曰伐我者欲省

致師之由而
躬自厚也

夏陳閔轅頗出奔鄭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

吳伐我 國書伐我
望國致師有自經徒諱例以動其省也
原主自強自省念細玩此題從亦有城下之
盟可諱句出主傳有味。

會吳伐齊艾陵敗
強夷兵挫乎大國其用力已悉矣。
主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云云要
吸既勝齊師句。

用田賦
望國變制以困農其不重本甚矣。
先王之制田足食軍足兵今哀公外結強鄰
內空國藏乃計田之多寡而欲斂民財以充
軍賦之用困農甚矣故書用田賦見用者不
宜用也。

初稅鬴 用田賦
望國再變制以取民其困民甚矣。
依傳倒作只重困農以削國本不重變制
崇臯 公鄭
督者而建却敵之功則知詞之不可已矣。
拒尋盟之請功在魯解藩舍之辱功在衛。

○五月公會吳伐齊。責魯也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 ○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吳之來伐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勿與交鋒可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快於一逞師敗身獲故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以是為恥故出奔

戊午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魯自宣公初稅鬴後世遂以為常而
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諸同姓也 ○公會吳夫于橐臯。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音云○初衛人殺侯畏吳而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讐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

母之邦亦 ○宋向巢帥師伐鄭。取錫彼元公之孫遂圍鄭

冬十有二月螽。

貳國悉力以疾人之師。春秋罪其不仁也。與亂雍立同。

黃池
春秋致嚴于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作文就吳晉上。祭中國不可屈于夷。黃白治以禦夷意。

合申黃池
聖人脩經有欲以人合天者。有欲以人勝天者。全在聖人意上發揮。

紀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丘音巖。○報雍

成。謹却延以六邑為虛。其書鄭取宋師者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四夷雖大皆

日子吳僭王矣。○楚惠公卒。申帥師伐陳。其稱子正名也。

楚畏吳強乘吳。○於越入吳。吳自拍舉以來出會而伐陳也。

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之。

秋公至自會。夷狄主會故。○晉定魏曼多帥師

侵衛。○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孛星于東方。吳爭強而越

盜殺陳夏區夫。區音夫。舒之後。

○十有二月螽。

庚申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

於越入吳

規強夷被兵而力不足恃矣。此傳發明強力相乘之機甚透。蓋兵法必彌上將軍之意。不可像佛家因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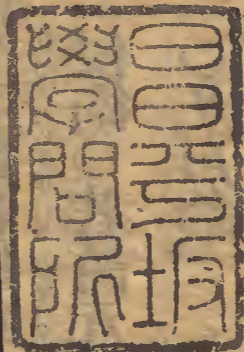
星孛東方

觀天所以傲東夷。可為好兵者戒矣。

西狩獲麟

經或瑞應見天人之相感矣。作文只要發得春秋明王道。正人倫之功。出便見文成麟至。與又畫厚韶駟虞。鵠巢同其感應。了麟至便是天道。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以聖經所以終也。

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
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何以絕筆
於獲麟其以
天道終乎



春秋訓解四卷大尾終

真知堂藏

